

盱江文集

盱



直講李先生文集序



明旨五

孔子沒千有餘祀斯文衰敝其間作者孟軻荀卿賈誼董仲舒楊雄王通之徒異代相望而不能興衰採敵者位不得而志不行也苟得位以行其志則三代之風吾知其必復嗟乎秦漢以來禮樂則不為而任刑以毆其民將納於治適所以亂之也歷世寢久皆謂天下當如是可以致治而不治者時耳故有奮筆舌為章句卒不及於禮樂者末哉文也盱江李秦伯其有孟軻氏六君子之深心焉年少志天常憤疾斯

直講李先生文集序



文衰敵曰墜地已甚謹其經之於是夙夜  
詩論文武周公孔子之遺文舊制兼明乎  
當世之務悉著于篇且又歎曰生處僻  
不自進孰進哉因徒步二千里入京師以  
文求通于

天子乃舉茂材異等得召第一既而試于  
有司有司黜之嗚呼豈有司之過邪其秦  
伯之命邪或者天徒付秦伯以其文而命  
則否邪亦將位得志行後有時邪吾不得  
而知已秦伯退居之明年類其文彙第為  
十有二卷以寄南康祖無擇且屬為序無

擇既受之讀之暮月不休善乎文武周公  
孔子之遺文舊制與夫當世之務言之  
矣務學君子可不景行於斯慶曆三年  
至日序



李觀泰伯以舉茂材罷歸其明年慶曆癸未秋因料所著文自冠迄茲十五年得草藁二百三十三首將恐亡散姑以類辨為十二卷寫之間或應用而為未能盡無媿閔其力之勞輒不棄去至於妖淫刻餘冗無用者雖傳在人口皆所弗取噫天將壽我必所為固未足也不然斯十二卷庶可籍手見古人矣故自序云

禮部為陳言崇儒事於禮科抄出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左贊奏伏觀天順八年正月二十二日

詔書內一款各處帝王陵寢及名臣賢士墳墓有被人毀發者所在有司即時修理如舊令附近人民一丁看護免其差役其餘墳墓但有露棺暴骨者悉與掩埋此

皇上仁厚之盛心曠古所無之令典也臣原籍江西建昌府南城縣人切見本縣有宋太學說書李觀墓在鳳凰山麓祝穆方輿勝覽紀觀無子孫每歲春秋守貳同學官拜掃以為故事歷年既久不惟拜掃之典已廢而其墳墓亦為樵牧踐蹂若更數



年必致毀夷臣考得李觀立心高古履行脩整竭力養親雅尚恬退倡立旴江書院講明正學訓迪生徒學者稱為泰伯先生其所著述有易論禮論共二十篇富國安民強兵策各十篇明堂定制圖序周禮致太平論皆足以羽翼聖經發明治體又有平土書二十章得井田之遺意慶曆民言三十篇論時政之得失其他文字若太學議泰州學記之類皆可矜式當時名臣范仲淹余靖交薦其賢先儒朱熹稱觀周禮論與其意合

聖朝纂脩五經大全觀所立言亦見采錄臣聞古者鄉先生沒則祭于社如觀者可謂一代之名儒後

學之師表不但如古所謂鄉先生而已今墳墓荒蕪俎豆不及臣竊惜之欽惟

國家崇儒重道以壽斯文之脉以衍太平之運如蒙  
准言乞

勅該部行移有司封其塋域禁約樵牧照例令附近人民一丁看護仍於墳所量立祠宇歲時致祭則於風化不為無補緣係陳言崇儒事理具本親齎具奏成化三年九月二十日該通政使司官於奉天門奏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看得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左替奏稱要將先儒李觀墳墓令有



司封其塋城禁約樵牧照例令附近人民一丁看  
護仍於墳所量立祠宇歲時致祭一節緣崇祀本  
處名賢乃有司當為之事合行連送仰付該司類  
行江西布政司轉行建昌府委官督同南城縣當  
該官事即將宋儒李觀墳墓封其塋域令附近里  
老人民時加看護禁約樵牧不許侵犯違者究治  
仍於墓前量立一祠每年春宜從有司祭以少牢  
行禮如儀毋得因而糾擾以便

建昌府重修李泰伯先生墓記

生而必死聖賢無異於衆人也死而不  
亡與天地並久日月並明其惟聖賢乎  
泰伯先生其亦聖賢之徒乎先生姓李  
氏諱觀字泰伯學通五經尤長於禮以  
文辭自立其言大而正郡治北有鳳凰  
岡先生勅書院其下學者餘千人南豐  
曾子固其高弟也范公仲淹余襄公靖  
交薦之召為太學說書卒年五十一葬  
鳳凰岡之麓寶祐二年郡守楊鎮立興  
文堂以祀之開慶元年郡守曾堃更其



堂曰思賢右立盱江書院仍舊名也書院廢而先生之墓墟矣成化三年春長樂謝公士元來守郡夢先生對浮大白飲覺而異之翌日有白于府曰盜發先生墓矣太守具棺衾將易葬焉啓壙視之二大白宛然夢中見者夢方解於是議請祠如故事會吏部主事左公贊以請

命下立祠壙南名曰景賢賜以少牢春暮行禮歲如初又募閩石工大營塚壙壙以石為之壙中高五尺廣視高損一深

視廣倍之中甃加堊外固以石前廣若堂繚以周垣湖西羅倫辦香謁之太守述其夢曰先生之歿距今四百十三年矣而精神感通有如此者蘇子曰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其此之謂乎回視煙草中塚纍纍然太守嘆曰是庸非人乎哉倫曰何獨此也桓山之石驪山之鋼庸非人乎哉其圖身後者非不至也曾幾何時狐兔穴其傍樵兒牧豎躑躅其中草中纍纍者曾不若也方其生也柄一國之



雄擅四海之富何求而不遂哉身死而  
遂不保焉何也先生以節屋寒夫初無  
一命之榮尺土之富而身後之榮終乎  
天地焉君子其知所擇矣太守曰夫子  
之言雍門周不如也請告邦人庶有聞  
先生之風者

成化八年壬辰春三月朔旦立石

賜進士及第翰林國史脩撰永豐羅倫撰

### 建昌新建李泰伯祠堂記

天下之美恒興於賢明而廢於愚暗使賢明  
迭繼雖百世可也設不幸而值愚暗焉雖有  
鉅美且廢于成况望其能興夫既廢也哉又  
望其能崛起也哉奈何賢明者之不常有  
宜乎天下之美之難成也盱江宋儒泰伯  
李先生存心高古履行剛方竭力養親不求  
榮達倡立盱江書院講明正學從而師之者  
恒數十百人范文正公稱其講論六經瑩博  
明達釋然聖人之旨著書立言有孟軻楊雄  
之風今草澤中未見其比并上其所崇禮論



明堂定制圖序平土書易論凡二十四篇皇  
祐初與余襄公交章薦為試太學助教後補  
將仕郎海門簿召為太學說書而卒熙寧中  
其門人尚書左丞鄧潤甫奏上其退居類藁  
皇祐續集并後集請官其子參魯為郊社齋  
即其墓在鳳凰山麓維時守令同學官春秋  
拜掃歲以為常不知自何時廢而不講延至  
于今墳墓雖存率為草莽之區樵牧之所蹂  
躪狐狸之所棲息過者千百誰復致慮卒而  
邑人吏部驗封主事左君時翊過而見之慨  
然興感乃疏其所以且曰臣伏觀

詔旨名臣賢士墳墓毀發即為修治仍復近民  
一人以守

恩至渥也若李觀者信非常儒尤可矜式若得  
一如

詔旨封其塋域禁其樵牧立祠歲祀其於風化  
不為無補疏入翼曰

下詔允之禮部定制歲一春祭祀以少牢有司  
行禮如式并復守者時建昌守長樂謝侯仲  
仁謂事干風化首捐俸資以倡繕修塋域乃  
建祠堂堂凡三楹縱廣如干尺甫踰時落成  
高亢靚深堅緻完好中女神主外繚周垣墜



以嘉木別為子屋以居守者時成化戊子之  
秋九月也工既訖功時翊過予請言識諸石  
為永永圖於五二三十年已廢之典不有賢  
明孰知其為美而興舉之且先生於世官列  
甚庠未久而逝徒以空言託諸文字而已既  
無氣燭以凌樂人又無功德以覆冒人若亦  
足以為美也而賢名之垂訖今不已雖有氣  
燭有功德者亦不若是烈也學問之有益於  
人如此信乎君子不可以不學也時翊是舉  
非特所以崇先賢亦所以儀後進俾鄉之人  
景慕興起皆知績學力行如先生雖在草澤

名猶不泯况通顯乎其於世教誠非小補若  
夫一瑩之封一祠之作雖不能加重於先生  
而後學景仰之心不如是不足以遂此時翊  
所以為賢且明也仲仁亦克樂其美而速成  
之謂非賢且明不可也故并書之為來者勸  
慎勿甘為愚暗而隳其成也詩曰風雨攸除  
鳥鼠攸去君子攸芋今之君子信能成其美  
矣又曰夙興夜寐洒掃庭內後之君子尚繼  
美於無窮哉時翊又嘗編輯先生詩文三十  
七卷附錄三卷行世可謂盡心焉爾已  
成化六年歲庚寅春三月下浣



朝列大夫國子祭酒

經筵官前翰林侍讀學士兼修

國史古吳陳鑑撰

直講李先生門人錄

先生年譜所以載先生之行事今以門人錄附庸者亦欲使來者知先生師友之淵源也按陳次公誌先生之墓曰門人陞錄者千有餘人今姓名可攷者僅三十八人茲而不書久則愈無可攷故附錄云

陳次公字漢傑南城人父琛先生夫人之伯父也次公與兄漢公字伯英弟次山俱學於先生次公墓墓茂材異等不中歸隱谷口著書與先生往還者二十年先生臨終執其手託以遺文先生墓誌銘乃次公所述也次山登皇祐五年第



傳野字亨甫南城人學於先生其先上饒人父垂範先生為誌其墓野學於先生蚤有立操與陳次公俱為門人稱首熙寧中郡以高材淹滯聞旨賜粟帛充軍學教授歷明州定海尉歸隱於沙溪之東巖有文集名通藁先生後集乃野所輯也

鄧潤甫字溫伯避高魯王諱以字行少與弟佑甫仲甫俱學於先生溫伯文章角出諸生上登皇祐元年第官至尚書左丞三入玉堂熙寧中上先生輯藁乞官先生之子參魯佑甫登熙寧二年第仲甫高尚不仕元祐中舉遺逸賜號和靜先生

李山甫字明叟避高魯王諱以字行更字公晦先生之族子也少學於先生登皇祐元年第官至西京作坊使知澧州號龍溪釣叟

陳光道字公亮南城人與兄光遠俱學於先生光道剛果廉辯多智數登嘉祐四年第仕至撫州通判號有為子先生之子參魯墓銘乃光道所作也光遠登元豐八年第

廖平南劔人父夷清徙居南城平十二歲而孤能自立學於先生登治平二年第常語後跋乃平所作也

陳汝器字適用南城人學於先生能詩元祐中為廬陵宰山谷亟稱之



黃曦字耀卿南城人學於先生文章典麗南豐先生  
亟稱之元符三年乙科

傅翼字翼之南城人學於先生文行俱高熙寧六年  
乙科終永豐令號甘圃有甘圃集

余疇若字堯輔南城人學於先生慶曆二年大理寺  
丞周燮知南豐聞其賢請主學事先生以詩送之  
傳代言南城人學於先生及卒先生為表其墓

陳瓔字天貺南城人學於先生出諸生右晚自肆山  
水號谷口耕叟

鄧立字公儀南城人學於先生志合道一年三十二  
而卒先生為辭傷之

陳君平南城人都官肅之子也學於先生少能文甫  
冠舉進士入太學不第終於京年二十四先生誌  
其墓

廖廷玉南城人陳漢公之壻也學於先生

饒景先南城人偕弟見先學於先生先生表其父昌  
齡之墓

杜萬南城人居谷口先生有詩送之

王幾字復之天台人學於先生字之為作復說

陳世南豫章人學於先生以序送之

陳公燮字思道閩人學於先生贈之以序改字中道

張宏武夷人學於先生嘗以詩送之



張延之字伯仁學於先生為作字序以後十二人辨貫無傳

湯延祖字子立學於先生字之以詩

陳特兄弟二人俱學於先生答之以書

彭昱學於先生嘗以詩送其赴舉

夏旦學於先生以詩送其赴舉

黃銳學於先生以詩送其赴舉

廖說學於先生為詩其蒙亭

周伯達學於先生見清話堂詩題

吳伯華學於先生以詩送之

上官直學於先生以詩送之

吳著學於先生以詩送之

嘗讀盱江舊志云曾舍人鞏鄧左丞溫伯皆先生

之高弟竊有疑焉蓋溫伯他日為中丞進先生所

為文奏乞官其一子溫伯遊先生之門明矣然不

能排新法之非識者惜之今時忘以南豐並稱不

知何據按李直講生於祥符之已酉曾南豐生於

天禧之已未以年數攷之則直講多南豐十歲也

若以直講南豐為師友恐不其然謂其在鄉學師

之歟則直講以慶曆三年主郡學而南豐以是年

自洪州歸臨川上齊工部書云祖母樂居臨川其

後為文多道臨川之事謂其在太學師之歟則直

講以嘉祐二年為太學說書而南豐以是年登進



石門人錄  
四  
士第明年調太平州法曹烏在其為師友哉舊志  
所載若不加訂正襲訛承舛惟恐後人復誤後人  
也

直講李先生門人錄卷終

賢太守之為邦崇鄉賢風後學凡以因敬梓者之心  
而教易行肆泰伯先生於我肝有常祀七八年來乃  
或撤厥祠亭為堂偏厥宰隴為院而置先生於雜祀  
或擱然不知有先生惟先生嘗言人於夫子之道不  
聞之是無耳也不見之是無目也不言之是無口也  
不學之不思之是無心無精爽也今有仕是邦而不  
知有先生不亦猶之無耳目口心精爽者乎徃弗諫  
景定初元太守雪軒魏侯峙祠墓乃復建亭朔告必  
躬頻異乎前時觀又取遺書讀嘆其言足經世興太  
平獨恨年譜有關遺字畫有訛脫更與肝之士參以  
它書繼正二年錫之梓其將以開世之無耳目口心



精爽人矣乎予方服侯之為會

天子嘉侯治狀改守袁州因誦泰伯袁學記爾袁得賢君之句而有感遂書其後三年上巳日里中子張淵微敬書

直講李先生年譜

真宗皇帝大中祥符二年己酉先生始生

祥符三年庚戌二歲

祥符四年辛亥三歲

祥符五年壬子四歲

祥符六年癸丑五歲

祥符七年甲寅六歲

祥符八年乙卯七歲

按先生見蘇祠部書云六七歲時調聲韻習字書勉勉不忘則知先生一二年間知向學矣

祥符九年丙辰八歲



天禧元年丁巳九歲

天禧二年戊午十歲

按先生見余監丞書云十歲知聲律則知先生於

是年知習舉業矣余監丞時為南城宰

天禧三年己未十一歲

按先生作疑仙賦序云吾母無子禱禱無不至祥

符元年夢二道士奕棋於戶外往觀之其一取一

子授焉遂娠又云生十餘歲從先父適田間宿東

郊夢人以書標與之曰王狀元文集夢中以為沂

公之文也既而就學果不甚魯或時開卷愾然憶

念謂曾讀此書再思之未嘗見也詳此二夢則知

天生賢哲以壽斯文之氣脉豈偶然哉

天禧四年庚申十二歲

按先生見余監丞書云年十二近文章則知先生

於是年能文矣

天禧五年辛酉十三歲

乾興元年壬戌十四歲

是年丁府君憂按鄭夫人墓誌云年十四而先君

沒又云先君嘗學不應舉教其子作詩賦亦樂施

惠尤直信則知先生家學有源委矣

仁宗皇帝天聖元年癸亥十五歲

天聖二年甲子十六歲



天聖三年乙丑十七歲

是年府君服除按鄭夫人墓誌云稍出游求師友則知先生出游必在府君服除之後

天聖四年丙寅十八歲

天聖五年丁卯十九歲

天聖六年戊辰二十歲

天聖七年己巳二十一歲

天聖八年庚午二十二歲

是年娶夫人陳氏按慶曆七年先生作夫人墓誌云陳氏今為南城人生五年養于伯父又十一年而嫁嫁十一年而卒又云復還舊居娶婦蓋先生

前此出游至是年始還家歟 又有元余監承書

云十歲知聲律十二近又章思慮猖狂耳目病困

者既十年矣此書當作於是年

天聖九年辛未二十三歲

是年著潛書十五篇 又有見孫守丞書云年二

十三雞鳴而起誦孔子血群聖人之書纂成文章以

康國濟民為意文章蓋指潛書也蘇詩承時為南城宰

明道元年壬申二十四歲

是年著禮論七篇其後余襄公有書與先生曰所  
示禮論七篇推進禮經準的世教派仁義贓刑政  
豈止獨步江表校聲名於後俊哉先生之有功於



禮經也如此 又作陳仲溫進士墓誌

按陳仲溫諱璆先生之伯文也故墓誌序之末曰  
初君之弟與其婦偕死息女始絕乳君愛養之如  
已子長以嫁李氏

明道二年癸酉二十五歲

景祐元年甲戌二十六歲

是年有邵氏神祠記其畧曰建昌城北有民邵氏  
世奉五通禱祀之人日累什百景祐元年里中大  
疫而吾家與焉唯五通諭以無害疾之解去皆約  
日時有功於予其可廢而不載作記恐是此年

景祐二年乙亥二十七歲

按先生見蘇祠部書云由六七歲時調聲律習字  
書勉勉不忘逮于今茲年二十七矣此書當作於  
是年

景祐三年丙子二十八歲

是年作明堂定制圖并序 平土書

上聶記注書

上李撰書

上宋修撰書

太平院住持記

冬至夜酒醒詩

甘露亭詩

按見聶記注書云行年二十八矣當在是年見李  
修撰書云生平為文謹採二十四篇寫成一冊及  
明堂定制圖一道并序草具其副原諸侍者見宋



修撰書云嘗著明堂定制圖并序其意在贊明經義以裨益一王之盛禮謹繕其副陳諸座隅則明堂圖之作亦在是年也獨平土書不著所作歲月然先生明年見范公而范公他日薦先生必以禮論易論明堂定制圖平土書共獻必同作於此一二二年之間 張宗古送先生南歸序其畧曰自周室距今曠千餘載此禮廢絕所以學者各是已見競牽師習故復出秦伯以明其本蓋指明堂圖也是年入京贊見宋修撰李修撰撰記注葉集賢諸公皆許可宋公序李公公攝公公冠公葉公清臣也會貢舉罷家歸

景祐四年丁丑二十九歲

是年往鄱陽見范文正公其書云年二十九嘗遊京邑彷徨而歸又無鄉舉其公與先生書云在鄱陽勞惠訪尋以改郡不公奉邀則知先生是年鄉舉不利而往鄱陽訪范公也

寶元元年戊寅三十歲

是年作廣潛書十五篇 命成野記 鄧公儀傷辭 緣槩師詩 惜難詩

按廣潛書自序云歲辛未春伯以潛名書後七年羈栖山巖即而廣之復為十五篇則此書當作於是年命箴云三十曰壯聖公以立則此箴亦當作



於是一年廣潛書云羈栖山巖則野記亦作於是年  
寶元二年己卯三十一歲

是年先生夢大雨震所居室有一人紫衣而冠謂  
之雷神呼先生使前授一題曰春社詞援筆得八  
句與之及覺記其首三句頗怪麗後七年以五句  
足之按此夢與疑仙序二夢而三一為誕彌厥月  
之祥二為神授斯文之印天生賢哲豈虛其證是  
三夢皆可書 富國彊 兵安民三十策按先生以  
康定二年試制科則此策必作於是年

康定元年庚辰三十二歲  
是年得男參魯 有上江職方書 又往越州赴

范高平公招故有登越山詩按丁亥年先生作亡  
室墓誌云一男參魯借一毀齒蓋自庚辰至丁亥凡  
八年故曰僅毀齒也

按先生上江職方書云行年三十餘近訪吳越而  
歸曰三十餘則當在是年曰訪吳越而歸則訪范  
公也江公攝寶元元年

康定二年十一月改慶曆元年辛巳三十三歲

是年作建昌軍集賢亭記 修麻姑殿記

麻姑山仙都觀修三清殿記 梓山院修佛殿記

上吳舍人王內翰富舍人劉集賢慎發丞書

日出詩 感事詩 和慎史君出城見梅詩



按集賢亭記序曰康定二十夏六月太守慎公作  
新亭于軍門之南孟秋告成郡人李觀為記三清  
殿及麻姑殿記皆是康定年號梓山佛殿記亦云  
康定二年秋九月則是數記皆作於康定未改元  
之前也上慎殿丞書蓋慎公其時以殿中丞守  
盱江此書當作於未入京之前

上吳舍人王內翰富舍人劉佳賢書蓋吳公肅王  
公堯臣富公弼劉公敞其時居朝此書當作於  
入京之日然是年郡舉先生應茂材異等科有旨  
召試故入京上諸公書之寄相祕丞無擇詩歷序  
應科本末則云憂愁經歲是先生留京一年也

慶曆二年壬申三十四歲

是年先生試制科得召第一長沙蕭注與先生書  
云昨偕弟英來舉於京師間足下應賢良預第一  
召試未有不心思自願欲識其面者 秋七月試  
制科不第歸過南康見郡守祖祕丞

按皇祐類稿與祖祕丞詩云及過廬山南聞君初  
布治又曰高會雖暫歡故園當速至是先生留康  
廬日淺而歸興濃矣

是年又有寄小兒詩

送余疇若序

與章望之祕校書

與楊屯田書

麻姑山賦

寄周寺丞詩



惜才詩

送侯駿直知吉州詩

按寄小兒詩注云此兒纔三歲蓋庚辰得男至壬午恰三歲送余疇若序寄周寺丞詩蓋周燮以是年宰南豐請余疇若南豐主學故先生以序送其行楊屯田其時守筠州故有書與之麻姑山賦乃述高臺層瑤繚垣築粉之美必是修麻姑殿後所作當在是年送侯駿直詩曾得滁州在故鄉按國史歐公以慶曆二年知滁州此詩之作亦當在是年也惜才詩恐亦是作於下第之後

慶曆二年癸未三十五歲

是年集退居類稿十二卷 應曆氏言三十篇

作周禮致太平論三十篇

撫州菜園院記

雪中贈柳枝及柳枝答詩

寄周寺丞詩

送錢寺丞知白州詩

三賢詠

上蔡學士詩

寄祖祕丞詩

按先生集所為文名退居類稿云自弱冠迄今十五歲得草稿二百三十五首類為十二卷是年冬至日南康守祖無擇為先生作序則知先生是年下第退居既集退居類稿又有周禮致太平論焉其後陳次公述先生墓誌云及退居為周禮致太平論并序則實作於是年也 上蔡學士書言鄒子房事蓋蔡公以慶曆三年為諫官此書亦作於



是年 周寺丞燮時為南豐宰錢寺丞得臣時以  
南城宰知白州故先生有詩送之 又寄祖秘丞  
詩云郡守方仁賢學宮盛修理踵門致勤恪命我  
談經藝余襄公薦章云下第退居四方生徒從之  
講習鄧温伯云慶曆三年南城始詔立學先生為  
之師四方來學嘗數百人則知先生以是年退居  
于家故郡守請主學事 柳枝詩蓋因是年二月  
入京遇雪而作也

是年中女生按丁亥年先生作陳夫人墓誌云中  
女五歲其少未免懷蓋中女之生在是年也

先生作周禮致太平論三十篇而內治七篇居其

首其畧曰內宰以陰禮教六宮六宮后也又以陰  
禮教九嬪九嬪掌婦禮之法以教九御后尊也不  
得不受教女御卑也而教亦及之是在王宮者不  
可不知禮也余按此篇三歎成王周公致太平之  
書其精神心術盡在於是使先生之志獲行如有  
用我執此以往豈特王河汾能言之惜夫其不果  
也

先生作慶曆民言三十篇開諱而下言言藥石字  
字規戒先生斯時無官守言責少露梗槩一二年  
間杜富韓范歐余王蔡君明臣忠三陽道泰公既  
不能為三諫之詩以効君謨又不能為濃墨之頌



以劾石介雖在畎畝倦倦忠亦不能自己作為此  
篇天子聖明芻蕘傳採持此上聞言者無罪四十  
二年之治實嘉穎之故祖無釋曰真醫國之書爾  
慶曆四年甲申三十六歲

是年上富公范公書

作麻姑山真君殿記

李子高墓表

陳伯英墓表

寄祖祕丞書

除夜感懷詩

南塘觀魚詩

二詩並次康  
殿丞肅韻

按上富范書蓋獻慶曆民言及言國事故也

李子高墓表云卒於慶曆四年則墓表想亦作於  
是年

陳伯英墓表云嘗銘陳仲溫之葬其子漢公字

伯英後十二年而死又從而表之仲溫乃先生之  
伯父伯英乃即舅也仲溫之葬在壬申年伯英以  
甲申年死故曰後十二年則墓表亦當作於是也  
寄祖祕丞書云教道亦難行徒以鈞積毀篋書歸  
敝廬庠門任蕪穢先生此言蓋因上蔡學士書言  
鄒子房事鄒因誣織先生同入郡園其事既白先  
生乃棄學事而復家居也

慶曆五年乙酉三十七歲

是年有與胡安定書

寄祖祕丞詩

南城縣廳記

慶士陳君墓誌銘及祭文

白石暹師塔銘

按與安定書云康定初錢塘別後二年自京師歸



中途曾為書今又四年則此書當作於是年  
是年余襄公薦先生于朝其章畧曰李觀傳學通  
識包括古今潛心著書研極治亂江南儒士其所  
師法

閩中名士黃通以書與范文正公曰李觀生聖時  
三十七年也其德行文學其智識材術疑三代英  
靈復生于今大江而南皆呼曰先生既應詔來都  
下今副樞富公諫省歐陽公紫微余王言三班田  
紫微淮南祖提刑皆當世之名儒莫不競造其門  
而優禮之若吾公者知泰伯為取深惟其知之也  
深故嘗有論薦泰伯之心

慶曆六年丙戌三十八歲

是年作長江賦

集皇祐續稿作序

足成夢中春社詩

上王刑部書

次王刑部遊麻姑詩

及唱和詩序

傳代言墓表

按先生乙未年再上富公書云慶曆四年以書言  
南方事後二年作長江賦則此賦當作於是年  
王刑部乃漕使達也 是年游信州作弋陽縣學銘  
聞女子唐寄詩 弋陽縣堂北見夾竹桃海棠二詩  
題靈陽宮龜峰精舍寫散懷古詩 逢何道士詩  
按先生皇祐二年作新成院記云前此予歸自信



又云既去五六年自此年至皇祐三年約五六年則游信必在是年若銘若詩皆作於在信之時也慶曆七年丁亥三十九歲

是年作禮論後語 刪定劉牧易圖序

宋屯田延平集序 亡室陳氏墓誌 處士饒君墓表

建昌知軍廳記 景德寺重修大殿及造彌陀閣記

邵武軍學莊田記 小女詩 海南編集

題韓偓詩後 谷黃漢傑書

按禮論作於明道元年而後語云吾為禮論後十五年有持章望之論一篇以吾為好怪則禮論後語當作於是年刪定劉牧易圖序論見於谷宋屯

田書亦當作於是年 宋屯田延平集蓋因入闕

訪福帥蔡學士絡經昭武而作也宋屯田咸字貴

昭武海南編詩因宋屯田見示海南編而作題韓

偓詩後因游闕而作 谷黃漢傑書以漢傑貽書

言景德寺記及邵武軍學記言浮屠事故先生谷

漢傑書云觀排浮屠固久於潛書於富國策人皆

見之矣豈年近四十而輒渝哉惟漢傑觀殿二記

不甚熟爾吾於此言乃責儒者之深非尊浮屠也

先生言年近四十則此書當作於是年

是年夫人陳氏卒按陳次公述先生墓誌云再娶

饒氏不知娶於何年



慶曆八年戊子四十歲

是年中女子一死有哭女詩云妻死女已病踰年成  
二喪曰踰年者蓋去年陳夫人卒今年中女死也  
冬十一月作建昌軍儀門記 太平寺浴室記  
寄祖祕丞詩

皇祐元年己丑四十一歲

是年作宋中舍及江夫人墓碣銘 送李山甫詩  
是年范文正公薦于朝其章略曰李觀著書立言  
有孟軻楊雄之風義臣今取到本人所業禮論七  
篇明堂定制圖序一篇平土書三篇易論十三篇  
共二十四篇編為十卷繕寫上進乞賜御覽則知

斯人之才之學非常儒也其人以母老不願仕乞  
就除一官許令使養

皇祐二年庚寅四十二歲

是年作周醫博墓表 迴向院記 謝官表

謝范咨政啓

怡山長慶寺詩

是年赴范文正公招于杭州范公再薦于朝其章  
曰臣去年錄進李觀所業十卷其明堂圖序一卷  
今朝廷行此大禮千載一時斯人學古之心上契  
聖作再錄上進乞加天獎以勸儒林旨被持仕即  
太學助教誥詞云學業優議論正有立言之體且  
履行修正誠如薦章特以一命及爾其益進于道



勿慮朝廷之不知也

皇祐三年辛卯四十三歲

是年作廣文陳生墓銘 承天院記

麻姑山仙都觀御書閣記 新成院記

送知軍曹比部移之虔州詩

按旴志曹公觀以皇祐三年守旴此詩當作於是年

是年丁母鄭夫人憂十二月葬于先府君墓東南

隅實建昌鳳凰山之麓按墓誌云方謀扶親西遊

夫人許之未及行而遭大故

皇祐四年壬辰四十四歲

是年集皇祐續稿八卷作序

刊行周禮致太平

論十卷

上孫觀

又書

酬陳屯田詩

按續稿序云行年四

一四疾疹時發作其於文字

間尚克有進也歟又云慶曆癸未錄退居稿後三

年復出百餘篇當在是年上孫觀文書蓋是年儂

志高寇廣西孫觀文西持節討之先生寄書陳利

害十事孫公答書云示教民病非留心博愛何以

及此 酬陳屯田詩云封豕長蛇戰嶺南蓋指儂

寇也此詩亦當作於是年

皇祐五年癸巳四十五歲

是年著常語上中下三卷

承天院羅漢閣記

栢林溫氏書樓記

傅進士墓銘



皇祐六年甲午四月改至和元年四十六歲

是年除鄭夫人服 作常語後序 袁州學記

清話堂詩 送嚴介序

聶夫人徐夫人張都官墓誌 袁州雜詩三首

先生作袁州學記河東柳淇書京兆章友直篆天

下號為三絕其學記畧曰惟四代之學攷諸經可

見天下治則禪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

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詳味斯言以豈特為袁

州學校重且將為天下國家重故曰君子化民成

俗其必由學乎 袁州雜詩郡守祖無擇皆賡其

韻 清話堂詩蓋與周伯達宿景德寺而作其詩

云無限中心不平事一宵清話又成空遂目其處

為清話堂且題八句云

至和二年乙未四十七歲

是年寄富公書并長江賦一首背論東南利害

寄祖祕丞詩 送春二絕 送陳司理序

江屯田墓誌 陳都官墓碣銘

鄒夫人墓誌銘 鄭助教母陳氏墓銘

陳府君夫人聶氏墓銘

至和三年丙申九月改嘉祐元年四十八歲

是年有鉛山縣尉陳君墓銘

嘉祐二年丁酉四十九歲



是年國子監奏乞差太學助教李觀充太學說書  
旨令赴太學供職按奏劄云雖因名儒論薦命試  
一官未沾政祿而養道丘壑欲望朝廷差充太學  
說書冀有裨庠序風化

嘉祐三年戊戌五十歲

是年除通州海門主簿太學說書 作太學議篇  
景德寺修院記

按誥詞云尔醇明茂美通于經術東南士人推以  
為冠自佐學政逾年于茲孜孜渠渠務恪厥守祭  
酒司業以為博士之職莫宜於尔可特授通州海  
門縣主簿太學說書如故旨令詳究太學制度故

有學議

嘉祐四年己亥五十一歲

是年權同管勾太學蓋因胡瑗以病告假故有斯  
命尋以祖母未祔先塋請假歸遷旨給假一月先  
生遂歸八月卒于家十二月祔塋于鳳凰山府君  
之塋

按陳次公作先生墓誌云臨終無他言惟執次公  
手以明堂圖為託三禮米成為恨是先生又作二  
禮論未成而絕筆也



直講李先生年譜終

直講李先生文集總目

卷第一

賦

長江賦

麻姑山賦

疑仙賦 并序

卷第二

禮論七篇 并序禮論後語附

禮論第一

禮論第二

禮論第三

禮論第四

禮論第五

禮論第六

禮論第七

禮論後語

卷第三

易論十三篇

直講

朱熹



易論第一 易論第二 易論第三  
易論第四 易論第五 易論第六  
易論第七 易論第八 易論第九  
易論第十 易論第十一 易論第十二  
易論第十三

卷第四

刪定易圖序論

論一 論二 論三

論四 論五 論六

卷第五

周禮致太平論五十一篇并序

內治第一 內治第二 內治第三  
內治第四 內治第五 內治第六  
內治第七

卷第六

國用第一 國用第二 國用第三

國用第四 國用第五

卷第七

國用第六 國用第七 國用第八

國用第九 國用第十

卷第八

國用第十一 國用第十二 國用第十三



國用第十四 國用第十五 國用第十六

卷第九

軍衛第一 軍衛第二 軍衛第三

軍衛第四

卷第十

刑禁第一 刑禁第二 刑禁第三

刑禁第四 刑禁第五 刑禁第六

卷第十一

官人第一 官人第二 官人第三

官人第四

卷第十二

官人第五 官人第六 官人第七

官人第八

卷第十三

教道第一 教道第二 教道第三

教道第四 教道第五

卷第十四

教道第六 教道第七 教道第八

教道第九

卷第十五

明堂定制圖序 五宗圖序

卷第十六



富國策十首

富國策第一

富國策第二

富國策第三

富國策第四

富國策第五

富國策第六

富國策第七

富國策第八

富國策第九

富國策第十

卷第十七

強兵策十首

強兵策第一

強兵策第二

強兵策第三

強兵策第四

強兵策第五

強兵策第六

卷第十八

安民策十首

安民策第一

安民策第二

安民策第三

安民策第四

安民策第五

安民策第六

安民策第七

安民策第八

安民策第九

安民策第十

卷第十九

平土書 二十條



卷第二十

潛書十五篇 并序

廣潛書十五篇 并序

野記二篇 并序

卷第二十一

慶曆民言三十篇 并序

開諱

備亂

審姦

防蔽

效實

慮求

謹聽

辨儒

廣意

損欲

本仁

慎令

考能

止幸

裁舉

卷第二十二

精課

懋節

崇衛

省盜

釋禁

南畝

敵患

柬士

儲將

遠私

正局

厚農

復教

孝原

天諭

卷第二十三

記

袁州學記

建昌知軍廳記

建昌軍儀門記

建昌軍集賢亭記

南城縣署記

邵武軍學莊田記

虔州柏林溫氏書樓記



麻姑山重修三清殿記  
重修麻姑殿記  
麻姑山仙都觀記  
御書閣後記  
真君殿記

卷第二十四

太平興國禪院十方住持記  
太平院浴室記  
建昌軍景德寺重修大殿并造彌陀閣記  
景德寺新院記  
廻向院記  
承天院羅漢閣記  
新城院記  
撫州菜園院記  
修梓山寺殿記  
邵氏神祠記

卷第二十五

序  
序  
阜祐續稿序  
延平集  
送余疇若南豐掌學序  
送嚴公序  
敘陳公燹字  
序張延之字  
敘張司理字

卷第二十六

表  
謝授官表  
啓

謝范資政啓  
寄周禮太平論上諸公啓



卷第二十七

書

上富舍人書  
 上劉舍人書  
 上吳舍人書  
 上三內翰書  
 與章祕校書  
 上江職方書  
 上慎毅承書  
 上楊屯田書  
 上聶學士書  
 上葉學士書  
 上李舍人書  
 上宋舍人書  
 上范待制書  
 上孫寺丞書  
 上余監丞書  
 上蘇祠部書  
 寄上范參政書

卷第二十八

寄上富樞密書  
 寄上富田相公書  
 寄上孫安撫書  
 上蔡學士書  
 上王川節書  
 與胡先生書

卷第二十九

再登臺岳作書  
 答陳持書

雜文

原文

原正

讀儒行

讀文中子

品揚子

復說

命箴

書贊

弋陽縣學銘

嘿堂銘

太學議

策問二首

策問六首

卷第三十

墓碑 傷寒附



進士陳君墓銘

處士陳君墓銘附文

廣生陳生墓銘

進士傅君墓銘

聶夫人墓銘

鄒夫人墓銘

欽山縣尉陳君墓銘

徐夫人墓銘

鄭助教母陳氏墓銘

處士陳君墓銘

宋故贈都官公墓碑銘

宋故朝奉郎守尚書屯田郎中上輕車都尉賜

緋魚袋陳公墓碑銘并序

宋故中舍公及夫人江氏墓碑銘

宋故朝奉郎尚書都官員外郎上騎都尉賜

緋魚袋陳公墓碑銘并序

卷第三十一

宋故朝奉郎尚書都官員外郎上騎都尉賜緋魚袋陳公墓誌銘

陳府君夫人聶氏墓誌銘并序

進士傅君墓表 陳伯英墓表

處士饒君墓表 醫博士周公墓表

前進士廖君墓表 李子高墓表

先夫人墓誌 亡室墓誌

亡女墓銘 鄧公儀傷辭

白石暹師塔銘并序

卷第三十二



常語三卷

常語上

卷第二十二

常語中

卷第二十四

常語下

卷第三十五

古體

三賢詠

和蘇者作麻姑十詠

魯公碑

十星

通井

玳瑁

茶人峯

流杯池

碧蓮池

虎跑泉

丹霞洞

葛仙壇

獲稻

哀老婦

寄懷二首

避暑

喜雨

送上官直

題昱師房二笑圖

寄祖秘丞

名男曰參魯以詩喻之

女色無定美贈卿材

江亭醉後

寄章友直

中春苦雨書懷

弋陽縣學北堂見夾竹桃花有感而書

孤懷

讀韓文公駑驥篇因廣其說

送陳次公茂材

蝦蟆

惜鷄

日出吟

聞女子瘡疾偶書二十四韻寄示



讀史

和育王山十二題

金沙池 佛迹峯 七佛石 袈裟石

明月臺 石屏風 靈鰻井 供奉泉

育王塔 八角殿 晋年松 重臺蓮

美女篇 苦熱夜 丐僧

閔俗 感歎二首 寄鄰父

竹齋題事 贈黃秀才別 雨中作

獨居 閔雨 訪周道士

甘露亭 送丘寺丞

谷緣際師見示草書千字文并名公所贈詩序

春社詞并序 閔訓狐 聞喜鵲

卷第三十六

近體

五言二韻

詠竹 霜 水

鷺 鴨 惜才又一首七言

五言四韻

山舍寓止 東巖精舍 閑夜

霧 自詠 睡思

秋熱 鑑湖夜泛 池亭小酌



廻胡舜元賦稿 廻黃通詩篇

送路拯北遊 感事 閑居

萍 送張驥 村行

感懷寄擇之 鷄 堂西夜坐

寄題陳造追養亭 送宜黃柳尉

送君俞 送黃秘丞 寄題廖說蒙亭

晏起 養疾 遠山

送二吳伯華 次韻陳殿丞除夜感懷

早歸 晚間角 庭樹

哭之二首 贈端師 寄題鄒氏延壽亭

感秋 次韻谷陳殿丞 讀趙氏淳化詩

小女 送吳著 題靈陽宮

龜峯精舍 鳴蜩 送張評事

送春 若錫以新詩相示因成四十字答之

送李侍禁 寄周寺丞 次韻閻判官除夜

送閻判官 送彭昱應舉 送黃銑應舉

夏日郊園 寄黃晞 送黃介夫

送山甫 送沈即中 送江茂才

贈端上人 千福寺昧軒 怡山長慶寺

傳翼其圃 林屯田思軒 廻明上人詩卷

聽周大師琴 送覺師西游乞

御書 送分司吳太博還鄉



送任大中 送杜奉職 送陽曲蔡尉

送武陵令 送酸棗鄧主簿

送仙遊知縣許延評 送杜寺丞知永城

廻廖解元所業 送張寺丞 送何祕丞

送劍州張掾 送演教大師東遊

寄贈福山長老

五言六韻

書樓夏晚 小衫

乾元節群臣祝壽 小人無位以詩繼之 悶書

同徐殿丞遊麻姑山 陳屯田聞之以詩見寄次韻第一首

五言八韻

送李著作作知柳州

五言十韻

送知縣蘇祕丞移英州 夏日雨中

七言二韻

鄉思 少年 自勉

戲題玉臺集

讀皮襲美病中書事詩有可憐真字意偏解

困吾曹之句偶代卷之

雪中見梅花二首

和慎使君出城見梅花 雪中贈柳枝

柳枝卷 和天慶觀瑞香花



烏鵲

方平

壁月

睡起

讀長恨辭二首

弄妻

梁帝

鞦韆二首

嘲漢武

戚夫人

有感三首

自遣

睡思

遊寺醉歸却寄同坐

索酒

憶錢塘江

謝傳神平常人

次韻答提刑孫都官二首

謝知縣徐殿丞示及新詩

送流人

送周山人

遣興

詠桃

閏正月三日偶書二首

論文二首

送僧遊廬山

李郭

戲題荷花

戲贈月

葛陂懷古

七夕二首

宗人宅折桂堂

麻源題壁

馬嵬驛

齊世家

漢宮

景陽宮井

燕雀二首

張禹

孔光

元紀二首

聞鴛

學北堂有海棠一株顏色至佳凋落稍速憶

而為詩

玉蝴蝶花

次韻陳殿丞觀魚

送傅野

送杜萬

儒行

感義

屈原

宋玉

贈日者鄒生

送夏旦赴舉

送春



曉角

送丁正臣

惜才又言

登越山

送古山人

送毗師西遊

送春寄呈祖表州二首

次韻陳屯田途中所寄

正月二十俗號天穿日以前煎餅置於屋上謂之補天感而為詩

送薛經

僧志月碧雲軒改為景雲因書二首

書景雲軒壁

因遊華子崗題壁

卷第三十七

七言四韻

苦雨初霽

野人

書麻姑廟

客有話故丁秘監京師舊宅因而傷之

五龍塘

寄小兒

季夏雨中宛有秋色四望之際百感生焉因

題於紙

秋懷

書松陵唱和

七夕

早起有懷

留題端安尉凝碧堂

答張駿振

清明日作

晚思

暮春始遊城西

寄傅代言

丙子冬至夜酒醒

南齋詠風

小雨

清暉亭

題淨居院

往山舍道中作

秋晚悲懷



殘葉

哭十姪

秋陰

寄介夫

書懷寄介夫

關徐

送張宏下第南歸

葛陂逢何道士

俞秀才山風亭小飲

謝宋屯田見示求平錄海南編

閩中歲暮

送侯殿直之官吉州

偶題饒秀才谿光亭

宗人宅仁知閣

早夏偶作

匈奴傳

忠武侯

次韻答陳殿丞見寄

贈韓侍禁

送沈秘校

寄題錢塘毛氏西湖園

自解

不寐

韓偓集有自撫州往南城縣舟行見拂水菴

薇之詩南城吾鄉也因題八句

代書答陳次公

和君錫題壁

送王都曹

送庠太博

題虞侍禁山亭

君錫宰壽春

錢寺丞知白州

次韻答史太博

蟬 寄史屯田

谷立寺丞示月蝕詩

蓬屋

塔基

宜春臺

東湖

送趙拊

太平州十詠亭

送王尉

野意亭

靈源洞

送陳司理

送黃承怡

謝蔡十八丈示詩卷



清話堂詩

送柳縣吳主簿

覽余堯輔詩因成七言四韻

次韻酬屯田陳丈見寄

同徐殿丞遊麻姑山陳屯田聞之以詩見寄次

韻第二首

和陳屯田送知縣徐殿丞次韻

和屯田陳丈寄唐休次韻

和王刑部遊麻姑山都觀

和遊丹霞有懷歸之意

七言八韻

送知軍曹北部移慶州

直講李先生文集目錄終

直講李先生外集目錄

卷第一

告詞二

皇祐二年七月 日一道

嘉祐三年七月 日一道

劄子四

右劄付李觀

右劄付李觀准此

右劄付李觀

右劄付李觀准此

薦章三

絕文正公二首

余侍郎一首

卷第二



名公手書

范文正公

小簡

小簡

孫觀文

余侍郎

歐陽內翰

蔡宏學

馬稚端

蕭閣副

小簡

祖學士

李侍郎

孔宗旦

卷第三

序詩墓銘

張學士送李君南歸序宗古

葉內翰詩

祖學士詩

送春長句呈泰伯先生

無擇啓前日承泰伯先生寵示新詩三首謹

依嚴韻奉和幸賜采覽

右宜春臺

右東湖

右送春

寄李先生

麻姑山一首贈陳仲父賢良兼

泰伯先生

先生墓誌銘并序

直講李先生門人錄



直講李先生外集目錄終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一

後學南城左贊編輯

後學廣昌何喬新校正

知南城縣事健為孫甫訂刊

賦

長江賦

臣聞養萬物者惟地之大水居其上則地不能載以  
觸以齧以斷以掘深或無底遠或幾千萬里則江之  
為水臣不得而計之矣蜀焉我頂吳焉我腹淮我之  
腋海我之足朝谿暮谷刮骨磨肉委之填之而莫飽  
其欲萬山崔崔將裹將束如兒童之見犇馬縮頭斂



手避路而躑躅時清氣和無濤無波千丈一席可眠  
可歌變動頃刻四天怒色凶煙暴雲對面漆黑誰為  
風師誰為水伯不軌不法無別無識風兮何聲水兮  
何形前雷後霆水堆雪層操舟之老尚不能自保况  
乃遠而行客孰不椎心而太息出如登山入如沈泉  
退無所止進不得前龍螭蛇龍固執殺生之權蝦蟹  
瑣瑣猶或賈勇而爭先嗟乎生之難成之難父母君  
師之所愛而託命於其間幸而免者蓋有之矣不幸  
而死者何可勝紀魚腹未消鱗聲相繼豈非利欲之  
牽人而危亡之不避揚荆巴蜀交廣甌閩地有常產  
物有常珍衣者食者器者玩者歌童舞女詭異妖治

官所不取則掠之私舍執賢孰不貪哉鄙哉重裝疊  
載踰江越淮然則視長鯨之怒東海不啻如螻蟻之  
浮杯嗚呼山川之阻土地之富天下有道則王之外  
府天下無道則姦雄所處蓋足於財用而利於守禦  
故周之衰也有吳有楚漢之亂也曰策曰權琅琊因  
之以建大號劉裕得之以入中原道成蕭衍迄于霸  
先自取自守人誰敢言赤壁之敗曹操壽春之走符  
堅雖曆數之有在亦事勢之使然及夫孫皓之虐叔  
寶之昏而後能滅焉勞乎哉經幾代而幾年臣聞周  
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陰陽有消長日月有  
蔽虧在乎備之得所則禍何能為伏惟國家重西北



而輕東南臣何以知之彼之官也特舉此之官也累  
資歛於此則莫知其竭輸於彼則唯恐不支官以資  
則庸人並進歛之竭則民業多墮為貪為暴為寒為  
飢如是而不為盜賊臣不知其所歸諸夏內也為腹  
心夷狄外也為手足輕重之理豈神明之所不燭秦  
備胡而陳勝起事唐成蠻而龐勛肆毒觀其土崩之  
由誠可為之痛哭古者有采詩之官惟賦亦古詩之  
流賤臣不獲言于朝敢賦心之憂愁安得為太平之  
草木蒙雨露兮千秋

麻姑山賦

巍乎高哉茲山之為異也吾不知夫幾百千里之廣

但見土老而石頑頂天而直上驗地勢之所極固亦  
東南之藩障者乎路蹊蟠鬱前後相失岡巒翠律左  
右馳突鳴泉百雷躍下雲窠喬杉萬矛舞破煙骨靈  
竒恍惚變見出沒匱耳目之觀聽曾不究夫萬一其  
間則有名天之洞禮神之堂高臺層瑤吸日月之光  
繚垣築粉孕芝蘭之香偏門曲廊入迷其方斜軒亂  
窻或溫而涼况乎御龍膏之酒倚雲和之瑟一飲一  
石一醉千日安知億萬人塵衣飛蚤虱其或黷然而  
霧飄然而雨跬步之內則矇無所覩夜長漫漫山空  
月寒鶴群戲風舞羽跚跚老稚抱子吟聲欲乾怪物  
參差松柯水湄或步或馳或嘯而悲仙乎鬼乎千態



萬狀而使人心疑別有澗石之迹遷園潭之無底是  
曰蛟龍之所止嬾而為旱怒而為水嗟我力耕之民  
輟衣食之資而為禱祠之費巖岫冥冥古無人行百  
獸飢死虎狼夜鳴是何假上真之名而神姦之所憑  
也悲夫以地之奇以物之靈而逋客之經營全形養  
氣采朮茹菁未嘗有笳蕭之聲鸞鳳之迎謝人品而  
凌太清者徒見山寒兮青青水秋兮冷冷雲路咫尺  
而不能以升豈非仙可得而不可求道可悟而不可  
學彼其叛稼穡之功遺室家之樂越天常而慕冥冥  
宜乎白首於丹竈之下幽死而無所託也

疑仙賦 并序

觀家盱江其西十里則麻姑山顏太師真卿有記存  
焉少北則麻源謝靈運詩所謂入華子崗是麻源第  
三谷者也其山水清媚與神仙趾迹相附著在人口  
吻吾母初無子凡有可禱無不至祥符元年夢二道  
士奕棋戶外往觀之其一人者取局之一子授焉遂  
娠及觀生十餘歲從先父適田間宿東郊既寐有人  
以書與觀方制如牘表用黃其目曰王狀元文集夢  
中以為沂公之文也就學以來果不甚曾或時開卷  
愾然憶念謂曾讀此書再思之未嘗見也墨筆著辭  
雖未善顧出自然不多勞力私心喜幸以所從受頗  
靈異而不敢言今茲年三十有八矣乃用自疑作疑



仙賦儒者不言仙蓋患乎傷財舍生以學之者也苟異於彼宜無害賦曰

噫噫仙乎為有為無為天之居為地之廬為山之國為水之都為古為今為智為愚為崇為卑為肥為臞與人類乎與人異乎將天下之利乎將一身而已乎既匪聞而匪見我焉知其所如繫我之生卓犖環怪地氣殊絕神休合會導愚心之趨驟犯古人之畿界攀或無高博或無大戲釣天之遺音冒慶雲之渥彩意靈物之所右幸速成於當代難得而易失者時哉昔春走兮素髮多催術金丹而不售撫道蹙而銜哀然則向為而生何為而來已矣夫嵩高降神生中甫收

拾中興還聖主長庚入夢生李白叫噪江南為逐客  
今之生我豈無意二者他年終一得仙人若在金銀  
宮歸去來兮誰阻隔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一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

禮論七篇

予幼而好古誦味經籍窺測教意然卒未能語其綱條至于今茲年二十四思之熟矣比因多病退伏廬下身無他役得近紙筆故作禮論七篇推其本以見其末正其名以責其實崇先聖之遺制攻後世之乖缺邦國之龜筮生民之耳目在乎此矣

禮論第一

或問聖人之言禮奚如是之大也曰夫禮人道之準世教之主也聖人之所以治天下國家脩身正心無他一於禮而已矣曰嘗聞之禮樂刑政天下之大法



也仁義禮智信天下之至行也八者並用傳之者久矣而吾子一本於禮無乃不可乎曰是皆禮也飲食衣服宮室器皿夫婦父子長幼君臣上下師友賓客死喪祭祀禮之本也曰樂曰政曰刑禮之支也而刑者又政之屬矣曰仁曰義曰智曰信禮之別名也是七者蓋皆禮矣敢問何謂也曰夫禮之初順人之性欲而為之節文者也人之始生飢渴存乎內寒暑交乎外飢渴寒暑生民之大患也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茹其毛而飲其血不足以養口腹也被髮衣皮不足以稱肌體也聖王有作於是因土地之宜以殖百穀因水火之利以為炮燔烹炙治其大豕牛羊及醬

酒醴醢以為飲食藝麻為布縹絲為帛以為衣服夏居橧巢則有顛墜之憂冬入營窟則有陰寒重腿之疾於是為之棟宇取材於山取土於地以為宮室手足不能以獨成事也飲食不可以措諸地也於是鉅金斲木或為陶瓦脂膠丹漆以為器皿夫婦不正則男女無別父子不親則人無所本長幼不分則強弱相犯於是為之婚姻以正夫婦為之左右奉養以親父子為之伯仲叔季以分長幼君臣不辨則事無統上下不列則群黨爭於是為之朝覲會同以辨君臣為之公卿大夫士庶人以列上下人之心不學則情也於是為之庠序講習以立師友入之道不接則離



也於是為之宴享苞苴以交賓客死者人之終也不  
可以不厚也於是為之衣衾棺槨哀麻哭踊以奉死  
喪神者人之本也不可以不事也於是為之禘嘗郊  
社山川中霽以脩祭祀豐殺有等疏數有度賈有常  
奉賤有常守賢者不敢過不肖者不敢不及此禮之  
大本也飲食既得衣服既備宮室既成器皿既利夫  
婦既正父子既親長幼既分君臣既辨上下既列師  
友既立賓客既交死喪既厚祭祀既脩而天下大和  
矣人之和必有發也於是因其發而節之和久必怠  
也於是率其怠而行之率之不從也於其罰其不從  
以威之是三者禮之大用也同出於禮而輔於禮者

也不別不異不足以大行於世是故節其和者命之  
曰樂行其怠者命之曰威其不從者命之曰刑此  
禮之三支也在禮之中有溫厚而廣愛者有斷決而  
從宜者有疏達而能謀者有固守而不變者是四者  
禮之大旨也同出於禮而不可缺者也於是乎又別  
而異之溫厚而廣愛者命之曰仁斷決而從宜者命  
之曰義疏達而能謀者命之曰智固守而不變者命  
之曰信此禮之四名也三支者譬諸手足焉同生於  
人而輔於人者也手足不具頭腹豈可動哉手足具  
而人身舉三支立而禮本行四名者譬諸筋骸之類  
焉是亦同生於人而異其稱者也言乎人則手足筋







後有次遲速有檢以辨國之大事以平天下之民以  
躋至治此禮之二支政成矣伐不義侵不庭刺有罪  
或以鈇鉞或以刀鋸為大辟為宮為刑為墨為劓為  
剕為鞭為朴為流為贖輕有其等重有其常用之有  
地決之有時所以懲天下之人使皆遷善而遠罪此  
禮之三支刑行矣夫所謂禮者為而節之之謂也是  
三者其自成乎果有為之者乎其自治乎果有節之  
者乎苟不為也不節也則十二管不作五聲不辨八  
音之器不具干戚羽旄不設小大無其所終始無其  
經偈和無其秩節奏無其差誦伸俯仰不齊也綴兆  
行列不正也縣之面不殊也羽之數不分也如此則

何以見樂哉不為也不節也則號令不出官府不立  
軍旅不制食貨不聚符璽節旄不作掾屬胥徒不備  
甲冑五兵不成井田賦貢不興城郭溝池不修度量  
權衡不均書契版圖不著囿犴桎梏不嚴官無其守  
事無其程先後無其次遲速無其檢如此則何以見  
政哉不為也不節也則不義不伐不庭不侵有罪不  
刺鈇鉞無其準刀鋸無其平大辟官刑墨劓剕鞭朴  
流贖皆無其法輕無其等重無其常用之無其地決  
之無其時如此則何以見刑哉由是而言故知三者  
果有為而節之者然後能成也能治也為乎飲食衣  
服宮室器皿夫婦父子長幼君臣上下師友賓客死



喪祭祀而節之者既謂之禮矣為乎十二管五聲八音干戚羽旄號令官府軍旅食貨符璽節旄掾屬胥徒甲冑五兵井田賦貢城郭溝池度量權衡書契版圖圖犴桎梏鈇鉞刀鋸大辟官刑墨劓荆鞭扑流贖而節之者反不謂之禮可乎若是則三者果禮之支也而強其名者也

禮論第三

或曰樂刑政之說既承教矣敢問溫厚而廣愛者仁也斷決而從宜者義也疏達而能謀者智也固守而不變者信也則然矣其何繫於禮哉曰百畝之田不奪其時而民不飢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而民不寒

矣達孝悌則老者有歸病者有養矣正喪紀則死者得其藏修祭祀則鬼神得其饗矣征伐有節誅殺有度而民不橫死矣此溫厚而廣愛者也仁之道也君為君焉主政令必生殺不得不從矣臣為臣焉守職事死干戈不得少變矣男女有別不得相亂矣長幼有序不得相陵矣興廉讓則財不得苟取位不得妄受矣立諫諍則不得諱其惡矣設選舉則賢者不遺矣正刑法則有罪者必誅矣此斷決而從宜者也義之道也為衣食起官室具器皿而人不乏用矣異親疏次上下而人不興亂矣列官府紀文書而姦詐可窮矣築城郭治軍旅而寇賊不作矣親師傳廣學問



而百慮畢矣此疏達而能謀者也智之道也號令律  
式以約民心蔑有欺矣祿位班次以等賢愚蔑相犯  
矣車馬服御以章貴賤而人不疑矣百官不易其守  
四民不改其業而事不僭矣言必中行必果而天下  
率從矣此固守而不變者也信之道也若夫百畝之  
田不奪其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達孝悌以養老病  
正喪紀以藏其死脩祭祀以饗鬼神征伐有節誅殺  
有度定君臣別男女立長幼興廉讓立諫諍設選舉  
正刑法為衣食定官制具器四異親疏次上下列官  
府紀文書築城郭治軍旅親師傳廣學問為號令律  
式祿位班次車馬服御官守民業言而必中行而必

果者謂之非禮可乎既曰仁矣曰義矣曰智矣曰信  
矣總而言之又皆禮矣若是則仁義智信果禮之別  
名也

#### 禮論第四

或曰仁義智信疑若根諸性者也以吾子之言必學  
禮而後能乎曰聖人者根諸性者也賢人者學禮而  
後能者也聖人率其仁義智信之性會而為禮禮成  
而後仁義智信可見矣仁義智信者聖人之性也禮  
者聖人之法制也性畜於內法行於外雖有其性不  
以為法則曖昧而不章今夫木大者可以為棟梁小  
者可以為榱桷不以為屋室則朽於深山之中與樸



檝同安得為棟梁榱桷也溫厚可以為仁斷決可以為義疏達可以為智固守可以為信不以為禮則滯於心胃之內與無識同安得謂之仁義智信也屋既成雖拙者必指之曰此棟也此梁也此榱也此桷也禮既行雖愚者必知之曰此仁也此義也此智也此信也賢人者知乎仁義智信之美而學禮以求之者也禮得而後仁義智信亦可見矣聖與賢其終一也始之所以異者性與學之謂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江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自誠明者聖人也自明誠者賢人也然則賢人之性果無仁義智信乎曰賢人之性中也樞紐所謂善惡混者也安有

仁義智信哉性之品有三上智不學而自能者也聖人也下愚雖學而不能者也具人之體而已矣中人者又可以為三焉學而得其本者為賢人與上智同學而失其本者為迷惑守於中人而已矣兀然而不學者為固陋與下愚同是則性之品三而人之類五也請問學之得失曰所謂本者禮也知乎仁義智信之美而不知求之於禮率私意附邪說蕩然而不反此失其本者也故世有非禮之仁矣有非禮之義矣有非禮之智矣有非禮之信矣是皆失其本而然也敢問其目曰奪其常產廢其農時重其賦稅以至飢寒憔悴而時賜米帛以為哀人之困憲章煩密官吏



枉酷殺戮無數而時發赦宥以為愛人之命軍旅屢  
動流血滿野民人疲極不知喪葬而收斂骸骨以為  
惠及死者若是類者非禮之仁也背其君親疏其兄  
弟而連結私黨以死相赴以為共人之患諂諛機巧  
以動上心而數辭其爵位及其貨財以為謙讓君有  
過失而不能諫正而暴揚於外身有隱惡不能自改  
而專攻人之短以為強直賢才果勇不能用於公家  
而私相援舉以為己力下民之愚而不能教訓陷之  
以惡然後峻刑以誅之以為奉法若是類者非禮之  
智也為智不能以制民用修世教起政事以治人齊  
一旅以禦亂以為天下國家久長之策而專為姦詐

巧辯以徼一時之利若是類者非禮之智也為信不  
能以一號令重班爵明車服以辯等守職禁以興事  
使天下之人仰之而不疑而專為因循顧望以死兒  
女之言若是類者非禮之信也今有欲為仁義智信  
而不知求之於禮是將失其本者矣

禮論第五

或人請問樂刑政亦有非禮者乎曰善哉爾之問也  
夫夷蠻戎狄荒淫靡曼之音雜其倡優輔以子女諧  
笑顛亂以動人耳目移人心氣若是類者非禮之樂  
也或重刑辟變法律伺人小過鉤人微隱以為明察  
或悲衰怯慳吝苛竅究以為慈愛或急征橫賦多方



孫索杯聚畜積以為強國或時起土功歐人為卒用於無用以為豫備若是類者非禮之政也或為輻裂鼎鑊炮烙直醢剝面夷族以威天下若是類者非禮之刑也曰子所謂禮者為之節之者也若是三者豈無為之者乎豈盡無其節乎曰夫所謂為者先王之為也所謂節者先王之節也先王之所以為而節之者非妄也必有仁義智信之善存乎其間矣不念古昔不師先王是皆妄為也妄節也君子不以為禮也或曰樂刑政皆禮也先儒之述何以不止於禮而言禮樂刑政曰樂刑政雖統於禮蓋以聖人既別異其名世傳已久止言禮則人不知樂刑政故並列之使

人得以兼用然首之以禮而樂刑政次之意者謂樂刑政咸統於禮歟嘗諸孔門四教曰文行忠信忠信豈非行乎蓋以止言行則人不知忠信故並列之然先之以行而次以忠信謂忠信咸統於行也然則所謂仁義禮智信者亦猶是哉曰非矣樂刑政者禮之支也未盡於禮之道也其本存焉亦猶忠信者未盡於行也舉禮之本而與樂刑政並列可矣今言乎仁義智信則禮之道靡有遺焉禮與仁義智信豈並列之物歟仁義智信者實用也禮者虛稱也法制之總名也然而所以與仁義智信並列而其次在三者意者謂雖有仁義智信必須以禮制中而行之乎曰鄭



氏注中庸性命之說謂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疑若五者並生於聖人之性然後會而為法制法制既成則禮為主而仁義智信統乎其間若君臣之類焉曰爾謂禮之性果何如也曰豈非能節者乎有溫厚斷決疏達固守之性而加之以節遂成法制焉曰節之者義之性也義斷決而從宜豈非能節者哉法制之作其本在太古之時民無所識飢寒亂患罔有救止天生聖人而授之以仁義智信之性仁則憂之智則謀之謀之既得不可以不節也於是乎義以節之節之既成不可以有變也於是乎信以守之四者大備而法制立矣法制既立

而命其總名曰禮安有禮之性哉鄭氏之學其實不能該禮之本但隨章句而解之句東則東句西則西有端緒莫有統率故至于性命之說而廣求人事以配五行不究其端不揣其末是豈知禮也哉或曰月令之推五性亦然矣何如曰月令之書蓋本於戰國之時呂氏門人所作至唐增修之未足以觀聖人之旨也後之人見仁義禮智信列名而齊齒謂五者之用各有分區故為仁義智信則不取於禮而任其私心為禮則不能辨仁義智信但以器服初色升降辭語為玩以為聖人作禮之方止於窮奢極富炫人聽聽而已矣行其事不知其本觀其象不知其意因



謂禮有質文可隨時而用先王有作我可以作先王  
有變我可以變而不知先王之所以作而變者有所  
為于傷也此之所以作而變也復何以哉苟禮之所  
之止於器服物色升降辭語而無仁義智信之大則  
是瓊瑣有司之職耳何聖人拳拳之若是乎郊特牲  
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  
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謹守之天子  
之所以治天下也或曰吾子所稱先儒並列禮樂刑  
政及仁義禮智信之意曷以知先儒之意果若吾子  
之言乎曰以予度之先儒之意當若是也若是則善  
矣或異於此則先儒之言者皆不知禮而妄言也予

何故哉曰先儒既並列之而吾子乃論而為一敢問  
何謂也曰並列之使人記其條目用之而不遺先儒  
之事也論而為一使人知其本根學之而不失予之  
志也或曰前所謂節其和者命之曰樂行其急者命  
之曰政威其不從者命之曰刑溫厚而廣愛者命之  
曰仁斷決而從宜者命之曰義疏達而能謀者命之  
曰智固守而不變者命之曰信狗是而言則七者似  
皆禮之別名也何以樂刑政則謂之支而強其名仁  
義智信則止謂之別名也曰樂刑政各有其物與禮  
本分局而治十二管五聲八音十戚羽旄樂之物也  
號令官府軍旅食之員政之物也鈇鉞刀鋸大辟官刑



墨削剝鞭扑流贖刑之物也是三者之物與飲食衣服宮室器皿夫婦天子長幼君臣上下師友賓客死喪祭祀之目少異故得謂之支而強其名也夫仁義智信豈有其物哉總乎禮樂刑政而命之則是仁義智信矣故止謂之別名也有仁義智信然後有法制法制者禮樂刑政也

有法制然後有其物無其物則不得以見法制無法制則不得以見仁義智信備其物正其法而後仁義智信炳然而章矣或曰前所謂刑者政之屬誠然矣而吾子復並列之何謂也曰因先儒之言從而論之不違變易耳其旨既明其辭雖在奚有害於事哉曰

取問吾子之列禮樂刑政之物仁義智信之用盡於吾子之言乎抑有所遺者乎曰凡子所言者大也不及其細也畧也不及其詳也從其類而推之苟合乎禮本乎聖者皆是也奚待予之盡言哉

### 禮論第六

或曰樂記曰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又以天地卑高動靜方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以為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雷霆風雨四時日月百化之興以為樂者天地之和也由此觀之則禮樂之比隆競大蓋已著矣而吾子統之於禮益有疑焉曰彼以禮



為辯異樂為統同推其象類以極于天地之間非能  
本禮樂之所出者也禮也者豈止於辯異而已哉樂  
也者豈止於統同而已哉是皆見其一而忘其二者  
也曰古之言禮樂者必窮乎天地陰陽今吾子之論  
何其小也曰天地陰陽者禮樂之象也人事者禮樂  
之實也言其象止於尊大其教言其實足以軌範  
人前世之言教道者衆矣例多闊大其意汪洋其  
以舊說為陳熟以虛辭為微妙出入混沌上下鬼神  
使學者觀之耳目驚眩不知其所取是亦教人者之  
罪也或問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  
皆有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

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  
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既言人皆有仁義  
之性而吾子之論獨謂聖人有之何如曰孟子以為  
人之性皆善故有是言耳古之言性者四孟子謂之  
皆善荀卿謂之皆惡楊雄謂之善惡混韓退之謂性  
之品三上焉者善也中焉者善惡混也下焉者惡而  
已矣今觀退之之辯誠為得也孟子豈能專之曰性  
之說既盡之矣然其以禮與仁義智並列何如曰是  
皆據世俗而言不及為之統率耳辭讓者義之一節  
也又淳于髡問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則援之  
以手中孟子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



禮也嫂溺援之以手權也夫權智之動義之會也詳  
孟氏此言則義而智者不在先王之禮歟曰孟子據  
所聞為禮以己意為權而不謂先王之禮固有其權  
也自今言之則必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  
以手亦禮也喪服四制曰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  
二尊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  
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  
者不鬚偃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  
者以權制者也若是則先王之禮豈無權乎然其上  
文則曰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智也於  
此則是言之者惑矣其所謂恩者為父斬衰三年也

所謂理者為君亦斬衰三年也若茲二服與父在為  
母齊衰扶杖面垢不鬚不袒不踊不止酒肉之事非  
禮何以著之自今言之則必總四制以為禮而分仁  
義智於其間可也或人變色而作曰善哉吾子之論  
樂刑政仁義智信咸統於禮也其始得之於心歟抑  
嘗聞聖人之言及此者歟曰予聞諸聖人矣禮運記  
孔子之言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此六君子者未有  
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  
讓示民有常其下文曰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  
明微儆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居也周公  
作六官之典曰治典曰教典曰禮典曰政典曰刑典



石印江文集卷三  
十一  
曰事典而并謂之周禮今之禮記其創意命篇有不為威儀制度者中庸緇衣儒行大學之類是也及其成書總而謂之禮記是其本傳之者亦知禮矣不獨此二書而已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則當時亦謂易象春秋為禮經也故知禮者生民之大也樂得之而以成政得之而以行刑得之而以清仁得之而不廢義得之而不誣智得之而不惑信得之而不渝聖人之所以作賢者之所以述天子之所以正天下諸侯之所以治其國卿大夫士之所以守其位庶人之所以保其生無一物而不以禮也窮天地亘萬世不可須臾而去也或曰曲禮

謂禮不下庶人而吾子及之何哉曰予所言者道也道者無不備無不至也彼所言者貨財而已耳謂人貧富不均不可一以齊之焉然而王制曰庶人縣封葬不為兩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此亦庶人之喪禮也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此亦庶人之祭禮也既庶人喪祭皆有其禮而謂禮不下庶人者抑述曲禮者之妄也

### 禮論第七

或人敢問禮之所興自於何聖曰楊子雲謂法始於伏羲而成乎堯今觀易繫辭其制器取象信自伏羲神農黃帝以來也禮本之興其在三皇可知矣大章



章之也咸池備矣咸池者黃帝之事上古結繩而治  
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此亦黃  
帝之事也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此亦黃帝之事也則樂政刑之興亦在三皇矣及夫  
堯舜繼禪禹成其功成湯文武翦其禍難周公坐而  
脩之孔子著之於冊七十子之徒奉之以為教而後  
禮樂刑政之物仁義智信之用囊括而無遺矣或曰  
周道其盛矣然魯諸侯也而用天子之禮樂何如曰  
昔者武王既崩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攝天子之位  
作禮樂朝諸侯而天下大定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  
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於是封之曲阜地方七百

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此  
蓋成王謂周公有王者之德攝王者之位輔周室致  
太平者周公之為也故於其死用王禮祀之以尊之  
焉若是則魯以此祀周公可也豈及其餘哉至其子  
孫遂徹而用之凡制宦朝設官職祭祀喪紀車馬服  
器率倣於周此則非矣周君也魯臣也人臣而用其  
君之禮樂何以示民哉成王必欲其臣行天子禮樂  
則當賜之周公俾其身用之不須命魯公世世以此  
祀之也生則臣也死則鬼也鬼與人異用之非僭故  
知魯以此祀周公可也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  
曰如之何曾子曰哭泣之衰齊斬之情饋粥之食自



天子達布幕衛也終幕魯也夫布幕諸侯禮也終幕  
天子禮也疾魯之僭故舉諸侯以示之焉隱公考仲  
子之宮將萬焉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八諸侯六  
大夫四士二公從之書曰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  
羽觀春秋之旨蓋謂僭上既久賢君能詳問而更始  
之故書也彼記宋者各自為一王之後耳其祖天子  
禮樂異於周使行之可也周尚在而魯僭之則僭矣  
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夫魯之事假人孰甚  
焉或曰議者以三代之後漢唐為盛如之何可比隆  
於古昔也曰漢唐其卑矣高帝起於隴畝草創天下  
法制未修文景繼立齷齪守成公卿多武人而黃老

刑名之學熾於其間賈生之徒稱先聖誦仁義眊焉  
而不知所從也武帝聰明特達攘袂而作聘賢良尊  
文學改正朔易制度有志於先王矣然而黷兵好勝  
竭天下之財以事四夷延方士築宮館以求神仙用  
不經之言以東封泰山禪梁父光武憂勤民事而不  
務大體專求俗吏之課不師經籍而聽用圖讖之書  
以疑天下耳目唐高祖凡庸之材乘運而起太宗有  
非常之度而殘殺長適以取其位不能純用先王之  
制而因循駁雜浮屠亂法而不知禁進士壞文而不  
知革易置儲貳依違不天明皇親見禍亂心思矯正  
而興起老子莊周之說以害教化罷任武功注意兵



食饗與展狩出入不時進用女色間以讒賊以紊經紀自此數君其餘蓋不足數矣曰封泰山禪梁父前世之大典也而吾子以為不經之言何如曰所謂經者二帝三王之事而孔子述之者也六籍是矣而封禪之文安在哉獨司馬遷封禪書誦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於是引尚書舜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似以此為封禪事斯禮也蓋繫巡狩矣天子巡狩至于方岳祭天告至爰及名山大川皆以其秩望祭之乃事鬼神之常道非封禪之謂也且舜自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孔氏謂上日朔日也後

至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孔氏謂盡以正月中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還其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孔氏謂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至於岱宗若是則舜攝帝位纔暮月耳德未必遽洽於人也功未必遽濟於世也符瑞之見未必如此之速也况又未真即帝位則將何辭以封禪哉五載一巡狩巡狩而封禪則舜之在位凡幾年凡幾封禪其禮儀必有可采何以不廣記之乃獨言柴而已乎封禪之禮固不止於柴也夫摯見生死之物蓋其微者猶列之于後矧封禪之盛乃得畧之乎其不然必矣又稱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立而欲封禪



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  
記者十有二焉曰無懷氏曰伏羲曰神農曰炎帝曰  
黃帝曰顓頊曰帝嚳曰堯曰舜曰禹曰湯曰周成王  
夷吾此言亦無所證孔子修六經祖述堯舜憲章文  
武豈前世有封禪之言管氏聞之而孔子不得聞乎  
雖誠有之孔子削而不書是亦不足取也子必謂稱  
古帝王封禪者皆妄也未知此說根於何時至秦始皇  
遂舉而行之逮孝武即位又議封禪事齊人公孫  
卿稱其師申公書曰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封  
又稱申公之言曰漢主亦得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  
孝武後乃登封無風雨災於是自喜幸慶幾遇神仙

矣吁可怪哉文中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以夸天下  
其秦漢之侈心乎是誠知言矣或曰子謂漢唐數君  
說雜之如此然其所以闡基緒致昇平者何也曰其  
始皆能求輔佐納諫諍風興夜寐以安天下濟生人  
為意此其所以興也及其後世則放逐忠良昵近邪  
辟或婦人用事或外戚專政或宦豎竊命官爵授於  
匪人貨財散於無用兵革疲於不急荒淫怠慢厭棄  
民物皇天震怒奸雄並起而海內土崩矣嗚呼漢唐  
之盛猶不足觀漢唐之衰萬世之鑑也

禮論後語

吾為禮論七篇既十五年學者有持章望之論一篇



石印江文卷二  
三  
來以吾為好恠率天下之人為禮不求諸內而競諸  
外人之內不充而惟外之餘焉終亦必亂而已矣亦  
猶老子之言禮者忠信之薄蓋不知禮之本徒以其  
節制文章獻酬揖讓登降俯仰之繁而罪之也嗚呼  
章子有耳目邪抑矇且瞶邪有則奚不視吾文聽吾  
言吾之論則曰後之人見仁義禮智信列名而齋齒  
謂五者之用各有分區故為仁義智信則不取於禮  
而任其私以為禮則不能辯仁義知信但以器服物  
色升降辭語為玩以為聖人作禮之方止於窮奢極  
富炫人聽覽而已矣終是推本之曰仁義智信者實  
用也禮者虛稱也法制之總名也聖人率其仁義智

信之性會而為禮禮成而後仁義智信可見矣賢人  
者知乎仁義智信之美而學禮以求之者也禮得而  
後仁義智信亦可見矣吾之論如此豈嘗使人為禮  
不求諸內而競諸外邪豈嘗以節制文章之類為禮  
之實邪章子有耳目不至於此也夫章子以仁義禮  
智信為內猶饑而求食渴而求飲飲食非自外來也  
發於吾心而已矣禮樂刑政為外猶冠弁之在首衣  
裳之在身必使正之耳衣冠非自內出也嗚呼章子  
之惑甚矣夫禮樂刑政之六不發於心而偽飾云乎且謂  
內孰謂禮樂刑政之六不發於心而偽飾云乎且謂  
衣冠非自內出則寒而被之葛熱而被之裘可乎夏



則求輕冬則求暖。曰山於吾心與饑渴之求飲食一也。而章子異之。小已惑乎。天下之善無非內者也。聖人會其仁義智信而為法制。固由於內也。賢人學法制以求仁義。亦內也。謂蓋之青朱之赤。固其質也。布帛之青赤則亦天然染之而文者。亦布帛之質也。以染鐵石則不入矣。是故賢人學法制以求仁義。亦內也。下愚雖學弗之得矣。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然則吾之論。何嘗有外邪。何憂乎終之必亂邪。吾之論。則曰。聞諸聖人。於是引禮運周公六典之類。以明之。今章子

乃曰。學乎聖人者。何必易其言。是未嘗讀吾之論也。趙簡子問于太叔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是故燕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教。以是言之。樂政刑。非禮者乎。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以是言之。仁非禮者乎。章子尚未讀左氏傳論語。宜其病吾言也。聖人之於禮。其言蓋參差。言其大則無事。不包言其小。則廢事之一耳。故周言三百六十職。題曰同禮。以該之言。



其大也其次則曰禮典與治教政刑事配焉其小則曰五禮與刑御書數並焉章子得其小而不得其大宜其病吾言也故其說曰走百步外以救人墮溺難也趨百步外以指人易也趨則為之走則不為之矣已後鄉人一日之生非之能也坐其下行其後能也聞其急難則不為之死矣是仁義難於禮也又曰順父禮也違父非禮也有人蹈於水火之中已將救之而父在側曰勿救匍匐救之無避也違父可也夫婦異列禮也如妻陪於舅姑之前傷而不興盡力以拯之可也又曰心則愛兄而拜元仲叔此禮之易者固勝仁也千金之寶分則多伯也兄是禮不勝仁也吾兄

與嫂鬪則不救有嫂之嫌也此禮之易者固勝義也鄉人之長者鬪於兄救兄不救則佐之鬪是禮不勝義也嗚呼章子以揖拜為禮宜乎其不得以兼仁義也且章子焉知仁義哉萬物之生無不遂吾所謂仁也萬事之理無不當吾所謂義也而章子方區區以救墮溺死急難為事不亦小乎以一人之力而見墮溺必救是急難必死吾懼章子之仁義所及者寡而天年不獲終也其所謂仁吾曰浮屠而已耳其所謂義吾曰游俠而已耳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父沒三年尚不忍改其道父在側曰勿救人於水火而違之可乎已以



救為仁而父曰勿救則父不仁矣已欲仁而彰父之不仁未見可以為仁也父不仁則違之兄之闕則不辨是非而佐之是父輕而兄重乎兄與嫂鬪則以嫌而不救懼失禮也妻踣而傷則扶之不顧禮焉是妻厚而嫂薄乎厚於妻而薄於嫂茲小人之情輕其父而重其兄雖小人亦不為也章子以是為仁義非吾所敢聞也抑其所謂禮之在內者喪哀祭恭忠君孝父蓋皆仁義之目而不論焉悖矣人不知而不愠謂之君子吾不得已而申之者為其惑衆也吾言止是矣章子雖復言吾不愠也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

易論十二篇

易論第一

或曰易之為書也其不可學邪何其微而不顯也曰學者之過也聖人作易本以教人而世之鄙儒忽其常道競習異端有曰我明其象則卜筮之書未為泥也有曰我通其意則釋老之學未為荒也晝讀夜思疲心於無用之說其以惑也不亦宜乎包犧畫八卦而重之文王周公孔子繫之辭輔嗣之賢從而為之注炳如秋陽坦如大逵君得之以為君臣得之以為臣萬事之理猶輻之於輪靡不在其中矣爾欲聞之



乎曰然則請問為君之道曰夫用貴莫若恭用富莫若儉恭則衆歸焉儉則財阜焉恭儉者先王之所以保四海也損六五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可決疑喻明智也以柔居尊而為損道明智之士皆樂為用矣非徒人助天且福之故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恭之得衆也如此賁六五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丘園謂質素之地也處得尊位為飾之主而每事質素與丘園相似則費財物束帛乃戔戔衆多也儉之足用也如此非徒儉於身也祭祀鬼神尚可菲薄既濟九五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禴祭之薄者也謂修德以祭雖薄而受

福也夫上之利民以財則不足也百姓安堵而不敗其業利之大者也益九五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謂因民所利而利之惠而不費則不煩疑問必獲大吉而物亦以信惠歸於我也夫溥愛無私君之德也反是則非益之謂也屯九五曰屯其膏小正吉大正凶膏謂恩惠也處屯難之時居尊位之上不能博施群小而擊應在二所惠偏狹於有司之正則吉於大人之正則凶也比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謂為比之主而有應在二顯比者也不能無私於物唯賢是與愛於來而惡於去用三驅之道者也伐不加邑動必討振雖得乎顯比之



吉而可以為上之使非為上之道故象曰邑人不誡  
上使中也夫執剛莫如體柔責人莫如自備尚力取  
勝亦已勞矣同人九五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  
克相遇請不能使物自歸而用其強直故必大師克  
之然後得志也困九五曰剋則困于赤紱乃徐有說  
利用祭祀赤紱謂異方之物也五以剛猛物所不附  
忿物不附而行威刑則異方愈不懷矣而體在中直  
能不遠迷乃徐備德則得喜說優夫尊位過而能改  
以斯祭祀必受福也夫以至尊敵至賤勝之不足為  
武也夫九五曰苒陸夬夬中行無咎苒陸草之柔脆  
言謂上六也夬之時以君子決除小人而五處尊位

躬自決之雖其克勝未足多也處中而行足以免咎  
而已故象曰中行無咎中未光也夫安非福也危非  
禍也知危而懼安莫如之否九五曰休否大人吉其  
亡其亡繫于苞桑處君子道消之時已當尊位能施  
否於小人而自戒其將亡則得苞桑之固也夫救弊  
之術莫大乎通變然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非斷而  
行之不足以有為矣巽初六曰進退利武人之正謂  
處令之初未能服令故進退也則宜用武威以整齊  
之乃能成命也革上六曰君子豹變小人革面謂居  
變之終變道已成則小人變面以順上也夫治國始  
於齊家王化本乎夫婦百代不易之道也家人九五



石印江文集卷三  
三  
曰王假有家勿恤吉謂居於尊位而明家道則下莫不化矣父子兄弟夫婦六親和睦交相愛樂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故勿恤而言也凡此皆為君之道也或曰子謂執剛莫如體柔責人莫如自脩而乃以威武成命何也曰同人九五敵剛也困九五來異方也其欲勝敵懷遠不可暴也舜於有苗文王於崇乃其迹也巽之初六行令於吾人也令善而衆疑不濟以威是終不可為也周官凡出教令必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乃其事也蓋所施之異胡可結以一言哉

易論第二

或曰為君之道任官其急也請言其要曰井九五曰井冽寒泉食謂五居中得正而體剛直不食汙穢必須井潔而寒泉然後乃食以言剛正之主不納非賢必須行潔才高然後乃用也兌九五曰孚于剝有厲謂處尊正之位不說信乎君子而說信乎小人則小人道長而國有危也剝六五曰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謂施寵小人但同之於宮人勿使害正則終無尤也然則人君所任宜得賢才不可說信小人雖未能不加以寵亦當處之散地無俾乘勢以消君子可也或曰人君有不自為國而委之大臣可乎曰茲禍福之機也事有不可不然亦不可必然在度宜而行之



耳蒙六五曰童蒙吉謂委於二也夫蒙之時陰昧而陽明五以陰質居於尊位不敢以其蒙昧自任而委之剛陽付物以能故獲吉也師六五曰田有禽利執言無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正凶謂柔非軍帥陰非剛武故不躬行必以授也授不得主衆猶不從故長子則可弟子則凶蓋九二得中可以任也自闡以外將軍制之用兵之法亦其宜矣臨六五曰知臨大君之宜吉夫臨剛漫而長君子道盛之時也因而納之委以其事則不勞而成功矣任得君子庸非智乎六壯六五曰喪羊于易無悔羊壯也居大壯之時以陰處陽以柔乘剛用壯之甚敵寇之來將失其居故不

待險難而先舍其壯委任於二則得無悔也此皆事之宜不得不然也歷觀衆卦此類頗多率由陰居尊位未得剛正在上而廢其聰明委政於下也得其人則民受其賜非其人則職為亂階此不得不然也常六五曰常其德正婦人吉夫子凶謂居得尊位不能制斷而係應於二專從其唱以此為常則婦人之言非夫子之道也以言人若在位苟不能獨斷而牽於臣下權時則可矣以之為常則非君之道也坤初六上履霜堅冰至戒其漸也上六曰龍戰于野辯之不早疑盛乃動故必戰也此任官之要先王其慎之地

易論第三



或人請問為臣之道曰君子之進也難哉苟進則諂  
諂則何有於君唯利而已矣否初六曰拔茅茹以其  
彙正吉亨象曰拔茅正吉志在君也謂居否之時動  
則入邪三陰同道皆不可進故茅茹以類正而不諂  
志在於君故不苟進也夫執剛用直進不為利忠誠  
所志鬼神享之升九二曰孚乃利用禴無咎謂與五  
為應往必見任體夫剛德進不求寵閑邪存誠志在  
大業故乃利用納約于神明也夫君臣之交初未見  
親未信而諫人以為謗損初九曰已事遄往無咎酌  
損之謂剛以奉柔當自酌損其剛乃得合志志既合  
則道可行也然剛德之長不可全削志意既合當自

守正九二曰利正征凶弗損益之謂初已損剛以順  
柔二復損已以益柔則剝道成焉故不可遄往而利  
正也夫道雖正矣宜得其中不可過也小畜上九曰  
既雨既處尚德載婦正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謂體巽  
處上剛不敢犯尚德者也為陰之長能畜剛德積  
載者也婦制其夫臣制其君雖正近危故曰婦正厲  
也滿而又進必失其道陰疑於陽必見戰伐雖復君  
子以征必凶故曰君子征凶也常初六曰浚常正凶  
無攸利象曰浚常之凶始求深也謂求深窮底物無  
餘蘊以此為常凶正害德無施而利蓋人不可以至  
察也節上六曰苦節正凶悔亡謂過節之中以至亢



極苦節者也以斯施正物所不勝正之凶也以斯脩  
身行在無妄故得悔亡蓋政不可以峻刻也雖不可  
過亦不可未至而止也晉初六曰晉如摧如正吉罔  
孚裕無咎謂進明退順不失其正而處卦之始功業  
未著物未之信若以此為足自喪其長者也故必裕  
之然後無咎也夫為君耳目所以司聰明也不能去  
邪人使至君側誰之罪也兌九四曰商兌未寧介疾  
有喜謂三為佞說將近至尊四以剛德裁而隔之初  
則未寧終則有喜也此之為喜乃為至尊所善天下  
所賴故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夫事君盡禮致恭存  
位古之道也履九四曰履虎尾愬愬終吉謂逼近至

尊處多懼之地然以陽居陰以謙為本雖處危懼終  
獲其志也夫君唱臣和理之常也專而見疑鮮不及  
矣坤六三曰含章可正或從王事無成有終謂含美  
於內待命而發不為事首順上而終可謂智矣故象  
曰含章可正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無妄六  
二曰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亦謂代終已成而  
不造也不擅其美乃盡臣道故利有攸往也雖不獲  
自專而時有未安不可不憂也渙六四曰渙其群元  
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謂與五合志內掌機密外宣化  
命能為群物散其險害然處上體之下不可自專猶  
有丘墟未平之慮雖已得大功所思不可忘也若時



不我用不與於政則宜卷而懷之毋使動而之悔也  
坤六四曰括囊無咎無譽謂以陰居陰不與陽事隱  
其賢德乃可免咎故象曰括囊無咎慎不害也或竭  
其忠信志在立功圖國忘身雖慎可也隨九四曰隨  
有獲正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謂居於臣地以擅其  
民失於臣道遠正者也體剛居說而得民心能幹其  
事而成其功者也雖遠常義志在濟物著信在道以  
明其功何咎之有哉夫權之所在衆之所附不守以  
正速禍而已矣益六二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  
永正言謂居中得位益自外來朋龜獻策同於損卦  
六五之位位不當尊故永正乃吉也夫忠臣之分雖

處險難義不忘君也蹇六二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謂居位應五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執心不回志  
救王室者也故象曰王臣蹇蹇終無尤也凡此皆為  
臣之道也孔子曰為臣不易豈虛言哉

#### 易論第四

或曰大哉君臣之道既得而聞之矣請問凡所以治  
其身何如曰性不能自賢必有習也事不能自知必  
有見也習之是而見之廣君子所以有成也蒙六四  
曰困蒙吝謂獨遠於陽處兩陰之中困於蒙昧不能  
比賢以發其志故曰吝也觀初六曰童觀小人無咎  
君子吝謂處於觀時而最遠朝美體於陰柔不能自



進無所鑒見故曰童觀在小人則無咎君子處之吝道也夫道之於人不可斯須去之也進則飾其行退則不勉焉是為利者也君子耻之履九二曰履道坦坦幽人正言謂在內卦幽隱之地而履其中道不以居外為榮處內為屈隱顯皆同常行其正宜其言也中孚九二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謂處內而居重陰之下履不失中不徇於外立誠篤至雖在闇昧物亦應之也晉六一曰晉如愁如正言受茲介福子其王母謂進而無應其德不昭不以無應而回其志處晦而能致其誠故得正之吉也其初愁如履正不問則乃受茲大福于其母也井九

三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謂井渫而不見食猶人脩己全潔而不見用故使我心恻也不下注而應止是可汲也井之可汲也猶人可用若逢明王則既嘉其行又欽其用故曰並受其福也夫欲不可逞強不可恃放其私心罔知戒懼凶之道也震初九曰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言謂體夫剛德為卦之先能以恐懼而脩其德乃致福也豫初六曰鳴豫凶謂處豫之初而特得志於上樂過則淫志窮則凶也大壯九三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正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謂處健之極以陽處陽用其壯者也故小人用之以為壯君子用之以為羸已者也雖復羝



羊以之觸藩必拘羸其角矣益上九曰莫益之或擊  
之立心勿常凶謂處益之極過盈者也求益無厭人  
弗之與怨者非一故或擊之也天靜以俟時則無悔  
躁而求利則有耻不可不慎也頤初九曰舍爾靈龜觀  
我朵頤凶謂居養賢之世不能正其所履而舍其靈  
龜之明德羨我朵頤而躁求不足貴也咸六二曰咸  
其腓凶居吉腓謂動躁者也感物以躁凶之道也由  
躁故凶居則吉矣夫遵道而行不牽於俗明哲之任  
也與衆雷同善柔之事也豫六二曰介于石不終日  
正言謂順不苟從豫不遠中不改其操是以言也咸  
九三曰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謂志在隨人所執亦已

賤矣用斯以往吝其宜也小過九三曰弗過防之從  
或戕之凶謂居下體之上以陽當位而不能先過防  
之至今小者咸過而復應而從焉其從之也則戕之  
凶至矣然而絕類離倫衆之所非毀方瓦合亦儒之  
權也萃六二曰引吉無咎謂處坤之中已獨處正與  
衆殊異民之多僻獨正者未能變體以遠於害故必  
見引然後乃吉而無咎也凡此皆治身之道也或曰  
脩身及家自天子達庶人一也請問家道曰蠱初曰  
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  
考也謂幹父之事不可大小損益一依父命當量事  
制宜以意承考而已九二曰幹母之蠱不可正象曰



幹母盡得中道也謂婦人之性難可全正宜屈已剛  
既幹且順故曰不可正也雖不宜全正亦不可納之  
於邪故曰得中道也家人初九曰閑有家悔亡謂治  
家之法及其志之未變而豫防之則悔亡也家瀆而  
後嚴之則無逮矣九三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  
終吝謂家人雖嗃嗃悔其酷厲猶保其吉婦子嘻嘻  
喜乃失其節也是威克厥愛家道之善者矣

易論第五

或曰脩身及家前聞之矣請問凡所以遇於人何如  
曰夫上之遇下有道屯初九曰盤桓利居正利建侯  
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貴謂陽

賤謂陰也初九之陽在三陰之下是以貴下賤故大  
得民心也無妄初九曰無妄往吉象曰無妄之往得  
志也亦謂體剛處下以貴下賤行不犯妄故往得其  
志也困九二曰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  
無咎謂以陽居陰尚謙者也體夫剛質而用中履謙  
應不在一心無所私雖以處困物莫不至不勝豐衍  
故曰困于酒食也能招異方故曰朱紱方來也然而  
不可以瀆也頤六四曰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  
無咎謂居得其位以上養下得頤之義而下交不可  
以瀆故虎視眈眈威而不猛不惡而嚴也夫下之遇  
上有道大過初六曰藉用白茅無咎謂以柔處下心



能謹慎故得無咎也訟六三曰食舊德正厲終吉或  
從王事無成謂體夫柔弱以順於上不為九二自下  
訟上不見侵奪保全其有故得食其舊德而不失也  
然而不可以諂也頤六三曰拂頤正凶十年勿用無  
攸利謂履夫不正以養於上納上以諂者也處頤而  
為此行十年見弃者也立行於斯無施而利也兌六  
三曰來兌凶謂以不正而來求說邪佞之道故凶也  
巽九二曰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無咎謂處巽之  
中既在下位而復以陽居陰卑巽之甚故曰巽在牀  
下也若惟施至卑於神祇而不用之於威勢則得吉  
而無咎也夫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同於君子則吉附

於小人則凶臨九二曰咸臨吉無不利謂有應在五  
而五體柔順於五則剛德不長矣雖感應之時不  
可全與相違也必未順其命乃得吉無不利也六四曰  
至臨無咎謂處順履正不忌剛長而乃應之故得無  
咎也剝六三曰剝之無咎謂與上為應群陰剝陽我  
獨協焉雖處於剝可以無咎也夫九三曰壯于頄有  
凶君子夫夫獨行遇兩若濡有愠無咎謂夫為剛長  
而三獨應上六助於小人是凶也君子處之必能  
棄夫情累決之不疑故曰君子夫夫也若不與眾陽  
為群而獨行殊志應於小人則受其困焉遇兩若濡  
有恨而無所咎也夫心貴乎公而量貴乎大公則視



人如一大則無物不包起人如一則惟善是從也無物不包則雖愚有處也比初六曰有孚比之無咎也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謂處比之首應不在一心無私吝則莫不比之故必有它吉也同人初九曰同人于門無咎謂為同人之首而無應於上心無係吝通夫大同出門皆同誰與為咎也兌初九曰和兌言謂居兌之初應不在一無所黨係和兌之謂也說不在諂履斯而行未見有疑之者吉其宜矣大過九四曰棟隆吉有他吝謂雖能拯其弱不為下所撓而應在初用心不廣故有他吝也蒙九二曰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謂以剛居中童蒙所歸也包而不距則遠近

咸至故包蒙吉也泰九二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謂體健居中而用乎泰能包含荒穢受納馮河者也用心廣大無所遐棄如無所朋黨乃可以得配于五也凡此皆遇人之道也

易論第六

或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請問動而無悔則奚由曰時乎時智者弗能違矣先時而動者妄也後時而不進者怠也妄者過之媒怠者功之賊也蹇初六曰往蹇來譽謂處難之始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觀險而止以待其時故往則遇蹇來則譽也歸妹六三曰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謂室主猶存而求進焉進未值時



故有須也不可以進故反歸待時以娣乃行也凡此不可先時者也豐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闢其戶聞其無人三歲不覿凶謂處於明動尚大之時而深自幽隱以高其行大道既濟而猶不見隱不為賢更為反道凶其室也三年豐道之成治道未濟隱猶可也既濟而隱以治為亂也節九二曰不出門庭凶謂初已造之至二宜宣其制矣而故匿之失時之極則遂廢矣故不出門庭則凶也凡此不可後時者也嗚呼進取之時易見退避之時難知蓋利者人之所欲欲則存諸心存諸心則計之熟矣害者人之所惡惡則幸其無之而不知為謀矣或人請問退避之道曰君

子見機而作愚者闇於成事禍至而避亦無及也與初六曰用拯馬壯吉謂處散之初幸散未甚故可以遊行得其志而遠於難也不在危劇而後乃逃竄故曰用拯馬壯吉也遯初六曰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謂處遯之時而為遯尾禍所及也危至而後求行難可免乎故勿用有攸往也然而矯枉過正衆之所憎和而不同身乃無患明夷初九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君于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謂處卦之始最遠於難遠難過甚明夷遠遯絕跡匿形不由軌路殊類過甚以斯適人人必疑之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也六二曰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夷于左股示



不能行也以柔居中用夷其明進不殊類退不逃難  
故可用拯馬而壯吉也夫有所避者不可有所顧也  
以欲而忘患鱗屬所以死於餌也遯九三曰係遯有  
疾厲畜臣妾吉謂在內近二以陽附陰宜遯而繫故  
曰繫遯遯之為義宜遠小人以陽附陰繫於所在不  
能遠害亦已憊矣宜其屈辱而危厲也繫於所在畜  
臣妾可也施於大事凶之道也九四曰好遯君子吉  
小人否謂處於外而有應於內君子好遯故能舍之  
小人繫戀是以否也若夫分有所定義不可去則莫  
若守正之為利也泰九三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  
正無咎于食有福謂處天地之將閉平路之將陂時

將大變世將大革而居不失其正動不失其應艱而  
能正不失其義故無咎也信義誠著故勿恤其孚于  
食有福也明夷六五曰箕子之明夷利正謂最近於  
晦與難為比猶闇不能沒明不可息正不憂危故利  
正也凡此避禍之道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  
之謂也

易論第七

或曰獨陰孰始獨陽孰生萬事云為未有不因人以  
成故大則有君臣之交小則有同志之會變故非一  
願聞其詳曰人事之變或遠而相應或近而相得遠  
而相應君臣之分定也近而相得以各無應同志者



也然而應於遠者或為近所困承於上者或為下所逼臣欲應君而寇難阻之君欲應臣而讒邪制之惟其明哲決所去就秉心不回終乃無過也屯六二曰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正不字十年乃字謂志在乎五不從於初與初相近而不相得困於侵害時方屯難正道未通涉遠而行難可以進屯難之世勢不過十年十年則反常反常則本志斯獲矣大有九四曰匪其彭無咎謂既失其位而上近至尊之威下比分權之臣其為懼也可謂危矣唯夫有聖知者乃能免斯咎也三雖至盛五不可舍能辨斯數專心承五常匪其旁則無咎矣睽六三曰見輿曳其

牛掣其人天且劓魚器無初有終謂以陰居陽以柔乘剛志在於上而不和於四二應於五則近而不相比故滯隔所在不獲進也四從上取二從下取而應在上九執志不回初雖受困終獲剛助也漸九五曰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言謂進得中位而隔乎三四不得與其應合然各履正而居中三四不能久塞其塗不過三歲必得所願矣九三曰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謂以陽爻為下卦之主而棄其群醜與四相得遂乃不反夫征不復樂於邪配則婦亦不能執正矣然小人之心惡直醜正近不相得亦宜備之既濟六四曰繻有衣袽終日戒謂履得



其正而近不與三五相得鄰於不親而得全者終日  
戒也抑又交際之間理非一致或各雖為應而實不  
相接或義有可合而情不相同智者三思故往而必  
納愚者徑行則動而多悔也屯六四曰乘馬班如求婚  
媾往吉無不利謂二雖比初執正不從不害已志者  
也求與合好往必見納矣故象曰求而往明也小畜  
初九曰復自道何其各吉謂處乾之始以升巽初四  
為已應不距已者也以陽升陰復自其道順而無違  
何所犯咎得義之吉也隨六三曰係丈夫失小子隨  
有所求得利居正謂雖體下卦二已據初將何所附  
故舍初係四志在丈夫四俱無應亦欲於已隨之則

得其所求也睽六五曰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有  
應在二三雖比二三之所噬非妨已應者也以斯而  
往何咎之有往必合也凡此智者之慮能見彼情者  
也屯六三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  
往吝謂三既近五而無寇難四雖比五其志在初不  
妨已路可以進而無屯遭也見路之易不揆其志五  
應在三往必不納何異無虞以從禽其可獲乎故不  
如舍往吝窮也大畜九二曰輿說輹謂五處畜盛未  
可犯也遇斯而進故輿說輹也凡此愚者之動不知  
彼情者也故亦有非應比吝亢一方而渙然合好罔  
有猜嫌者同患相恤勢使之然也睽九四曰睽孤遇



元夫交孚厲無咎謂無應獨處而初亦無應特立處  
睽之時俱在獨立同處體下故求其疇類而自託焉  
相得無疑故曰交孚雖在乖革志可得行雖危無咎  
也故曰苟識其情不憂乖遠苟明其趣不煩彊武能  
說諸心能研諸慮睽而知其類異而知其通其唯明  
交者乎

易論第八

或曰天有常故四時行地有常故萬物主人有常故  
德行成而事或有變勢或有異以常待之其可乎曰  
常者道之紀也道不以權弗能濟矣是故權者反常  
者也事變矣勢異矣而一本於常猶膠柱而鼓瑟也

履九五曰夬履正厲謂履道尚謙不留處盈而五以  
陽處陽正當其位是以危也豐六二曰豐其蔀日中  
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謂處明動之時爻皆以  
居陽位又不應陰為美而二以陰居陰常於厥位故  
幽而無覩不能自發也若夫辨患解紛量時制宜事  
出一切愈不可常也益六三曰益之用凶事無咎有  
孚中行告公用圭謂以陰居陽處下卦之上壯之甚  
也語以謙冲則罪可戮用救衰危則物所恃故以此  
告公國主所任也大過九二曰枯楊生稊老夫得其  
女妻無不利謂以陽處陰能過其本而救其弱者也  
上無其應心無係吝處過以此無衰不濟也九三曰



棟橈凶謂居大過之時處下體之極不能救危拯弱以隆其棟而以陽處陽自守所居又應於上係心在一宜其淹溺而凶衰也或曰甚哉幹蠱之難也才不勝任亦可勉乎哉曰駑駘疾走不如良馬之安行也小人飾智不能及君子之任真也天命之性有限乎中苟非其宜是以身釣禍也大有九二曰大車以載有攸往無咎謂健不違中為五所任任重不危致遠不泥故可以往而無咎也鼎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謂處上體之下而又應初既承且施非己所勝故曰鼎折足覆公餗也既覆公餗體為渥沾智小謀大不勝其任受其至辱災及其身故曰其形渥

凶也解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謂處非其位履非其正乘二負四以容其身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凡此皆以身釣禍者也亦有才可適用德可及物而勢不可為者必謹察之也井九二曰汔谷射鮒甕敝漏謂處上宜下處下宜上而二無應於上反下與初故莫之與也是卑者不可以有為也旅九三曰旅焚其次喪其僮僕正厲謂居下體之上與二相得以寄旅之身而為施下之道與萌侵權主之所疑故次焚僕喪而身危也是疏者不可以有為也凡此亦所以釣禍也或有不量其力悖道逆理以圖非望茲又罪之至也履六三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噬人



西武人為于大君謂以陰居陽以柔乘剛志在剛健  
不脩所履欲以陵武於人為于大君行未能免於凶  
而志存于王頑之甚也同人九三曰伏戎于莽升其  
高陵三歲不興謂貪於所比據上之應其敵剛健非  
力所當故伏戎于莽不敢顯亢也升其高陵望不敢  
進量斯勢也三歲不能興者也三歲不能興則五道  
亦已成矣安所行焉隨上六曰拘係之乃從維之王  
用亨于西山謂隨之為體陰順陽者也最處上極不  
從者也隨道已成而時不從故拘係之乃從也離九  
四曰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謂逼近至尊履非  
其位欲進其盛以炎其上必不終也噫天不可違

人不可欺忠孝之美有生者所宜拳拳也

易論第九

或曰如此乎禍福之猶影響也何從而慎諸曰火之  
生也一勺之勝及其燎也川流莫競是故君子慎乎  
始也節初九曰不出戶庭無咎謂為節之初將整離  
敵而立制度者也故明於通塞慮於險偽不出戶庭  
慎密不失然後事濟而無咎也初九曰壯于前趾往  
不勝為咎謂居健之初為決之始宜審其策以行其  
事壯其前趾往而不勝宜其咎也然則不慎而失之  
者尚可反乎曰亦在人之明與昧也明者則辯之於  
早過而能改故可及也昧者則以智飾非至于貫盈



雖悔無及矣復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謂最處  
復初始復者也不遠而復幾悔而反以此脩身患難  
遠矣錯之於事其殆庶幾乎故元吉也需九三曰需  
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恭慎  
不敗也謂以剛逼難欲進其道所以招寇而致敵也  
猶有須焉不陷其剛寇之來也自我所招恭慎防備  
可以不敗也訟九四曰不克訟復即命渝安正吉謂  
處上訟下可以改變者也故其咎不大若能反從本  
理變前之命安正不犯不失其道為仁由己故吉從  
之也噬嗑初九曰履校滅趾無咎謂過輕戮薄足懲  
而已小懲大誡乃得無咎也同人九四曰來其壎弗

克攻吉謂獲非其位以與人爭二自五應三非犯已  
攻三求二尤而效之遠義傷理衆所不與故雖乘墉  
而不克也不克則反自思過以從法則故得吉也臨  
六三曰甘臨無攸利既憂之無咎謂履非其位居剛  
長之世而以邪說臨物宜其無攸利也若能盡憂其  
危改脩其道剛不害正故咎不長也凡此辯之於早  
可及者也復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  
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謂最處復後是迷  
者也以迷求復故曰迷復也用之行師難用有克終  
必大敗用之於國則反乎君道也大敗乃復量斯勢  
也雖復十年脩之猶未能征也噬嗑上九曰何校滅



耳凶謂虜罰之極惡積不改者也罪非所懲故刑及其首至于滅耳及首非誠滅耳非懲凶莫甚焉凡此至于貫盈雖悔無及者也亦有勢猶可救而弗用謀言遂及敗覆者茲又不明之甚也六九四曰臀無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謂下剛而進非已所據必見侵食失其所安而五為夫主非下所侵若牽於五則可得悔亡而已剛亢不能納言自任所處聞言不信以斯而行凶可知矣噫過而不能知是不智也知而不能改是不勇也持疑猶豫目以無害古之亡國敗家未嘗不以此也

易論第一

或曰文王之囚箕子之奴豈其所自取哉曰患自己招斯可患也患非已招斯不足患也其必免矣如其不免是有命焉非智之過也節六三曰不節若則嗟若無咎謂以陰處陽以柔乘剛違節之道以至哀嗟自己所致故無所怨咎也此患自己招者也漸初六曰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無咎謂始進而未得其位則困於小子窮於謗言故曰小子厲有言也困於小子讒謬之言未傷君子之義故曰無咎也姤九三曰臀無膚其行次且厲無大咎謂處下體之極而二據於初不為已乘居不獲安行無其應不能牽據以因所處故曰臀無膚其行次且也於履得其位非為妄處



不遇其時故使危厲災非已招是以無大咎也此患非已招必免者也蹇六四曰往蹇來連謂往則無應來則乘剛往來皆難故曰往蹇來連然得位履正當其本實難遇於難非妄所招也此患非已招不可免者也是有命焉非智之過也亦有進不遠私志在救難以危其身此又君子之大義非智者之羞也大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無咎謂處大過之極過之甚也涉難過甚故至于滅頂凶志在救時故不可咎也古之人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有所欲者必得所惡也關龍逢死於夏王子比干死於商人臣之義不得不然也是故知幾之賢少欲之士拂衣塵外

高蹈不還鴻飛冥冥非弋人之所慕也蠱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謂最處事上而不累於職位不承事王侯但自高尚其事故志可則也漸上九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謂進處高潔不累於位無物可以屈其心而亂其志峨峨清遠儀可貴也賁初九曰賁其趾舍車而徒謂在賁之始以剛處下居於無位棄於不義安夫徒步以從其志者也此二疎以克於漢四皓以克於秦特立獨行非凡所及也噫天道之變日星循環占之而不舛者以知其數也人事之動情偽交錯應之而不謬者以知其勢也持之以正用之以中百祿之來弗可辭也已噫非天下之至變



其孰能與於此哉

易論第十一

或曰卦者時也爻者適時之變者也時既不一事亦不同不可相假者也今子統而論之母乃弗於時乎曰時雖異矣事雖殊矣然事以時變者其迹也統而論之者其心也迹或萬殊而心或一揆也若夫湯湯洪水禹以是時而濬川也恭民阻饑稷以是時而播種百姓不親契以是時而教五教蠻夷猾夏皋陶以是時而明五刑其迹殊其所以為心一也統而論之謂之有功可也亦有因時立事事不局於一時可為百代常行之法者如仁義忠信之例是也故夫子於上下

繫所稱者十有九爻未有言其時者蓋事不局於一時也是故時有小有以一世為一時者此其大也有以一事為一時者此其小也以一世為一時者否泰之類是也天下之人共得之也以一事為一時者訟師之類是也當事之人獨得之也借如今之世泰之時也天下所共矣而所遇之事人各不同若其德侗之質求師辯惑蒙之時也立身嚮道非禮勿行履之時也居其德義以待施惠并之時也自遠之近觀鑒朝羨觀之時也量能受任各當其分昂之時也夙夜在公幹君之事盡之時也用其剛正辯物之事訟之時也斷其刑罰無有不當噬嗑之時也出軍遣將



以討不庭師之時也險難在前按兵觀釁需之時也  
民有困窮從而養之頤之時也事有所失知而改之  
復之時也禮有過差議而定之節之時也逸樂之情  
約之以正豫之時也文飾之盛反之於素賁之時也  
人有解慢示之以威震之時也夫此之類皆以一事  
為一時而諸卦之時君之所遇者多以事無不統也  
臣之所遇者寡以事有分職也或一人之身而兼數  
事或終食之久而移數時時既屢遷迹亦皆變苟不  
求其心之所歸而專視其迹則散漫簡策百紐千結  
豈中材之所了邪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  
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謂少則得多則惑

也然則統而論之不亦可乎

易論第十二

或人請問乾坤何時也曰乾者聖人進取天位非承  
平之時也故初則潛二則見三則乾乾四則或躍五  
則飛上則亢也坤者聖人防閑臣下非大通之時也  
故初則履霜上則龍戰三則含章而不敢為首四則  
括囊而後無咎五則黃裳而後元吉唯二居於下卦  
履其中正乃可任其自然也又問大過之時則務在  
救危遯明夷之時則貴乎避難何其不同也曰大過  
之時本末雖弱而未見君之昏亂臣之讒邪是國家  
之難何世無之君子之義不得不救也遯則小人得



志明夷則闇主在上忠良之士徒見害而已無足可  
為也君子之智不得不避也又問陰爻浸長皆小人  
道盛也剥之五陰否之三陰小人衆多矣而不見君  
子避之之意二陰始進而君子之避猶恐為尾何也  
曰君子之道知幾其神故云二陰用事小人將盛而  
亟避之則無患矣苟至于不塞至于剥落而後退焉  
不已晚乎易之為遯所以示先見也然則利與明夷  
孰為大禍曰小人雖盛制之在君故貫魚以宮人寵  
則無不利是禍之小也主之闇則末如之何故南狩  
得其大首是禍之大也又問屯也蹇也困也名相近  
也請言其別曰屯者動乎險中可為之世也然而足

以有功矣蹇者見險而止不可為之世也然而足以  
無過矣困者剛見揜於柔君子為小人所蔽窮厄委  
頓者也人之所患莫斯之甚也比也同人也隨也義  
相類也請言其異曰比者剛得尊位上下應之天下  
之人皆親其君也同人者柔履中正而應乎乾同志  
相合物各有黨也隨者剛來下柔動而之說謂能下  
於人動則人說莫不從其所為也上之所務莫斯之  
大也謙也巽也奚若曰謙者內陽外陰屈其剛德以  
下於物者也巽者內外皆陰心貌如一情實卑順者  
也豫也兌也奚若曰豫者主於逸樂兌者喜悅而已  
也晉也升也奚若曰升者升得位晉者晉見於君也



泰也既濟也奚若曰泰者君臣合好君子在位小人在野之世也然物既大通多失其節故不具利正之德也若夫物皆得其所事皆得其宜未有如既濟之盛者也堯舜其猶病諸然安不忘危戒在終止故曰初吉終亂也泰之極則城復于隍既濟之極則濡其首禍福倚伏誠可畏也昔大禹之訓曰予臨兆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夫能保萬世無疆之休其唯知懼者乎

易論第十三

或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謂備天下之象也謂言其畧曰天地萬物存乎說卦矣姑以人事明之八卦

之道在人靡不有之也但賢者得其正不肖者履之偏矣夫剛而不暴乾之正也順而不邪坤之正也動而不妄震之正也卑而不辱巽之正也險而不可犯坎之正也明而不可欺離之正也靜而不可誘以利艮之正也和而不可撓以怒兌之正也若剛而不容於物乾之偏也順而不守其道坤之偏也動而為躁震之偏也卑而為佞巽之偏也險而為賊害坎之偏也明而為苛細離之偏也止而不及其時艮之偏也說而不由於禮兌之偏也是故賢者以功不肖者以過賢者以福不肖者以禍由所用之道名同而實異也然賢者之道也或其數不備或所施者缺夫能具



八者之用發之乎身充之乎天地之間者其唯聖人乎故用之於國則通人安用之於軍則遠人服鼓之舞之無物不得其宜矣純精勁正造成庶事肝食忘倦終而復始用乾於國也含藏廣大靡物不愛積然和順無有煩擾用坤於國也甲兵斧鉞以重其威無敢奸宄無敢怠惰用震於國也適時之變權宜在已以貴下賤士爭歸之用巽於國也封疆阻固山河分限貴在常尊無得褻近用坎於國也善靡不照惡不見人文化成上下肅雍用離於國也脩其典禮邪去形慢易之心無自而入用艮於國也行慶施洽于群心罔有小大翕然欣戴用兌於國也以剛

事以勇臨敵變動不息罔失其正用乾於軍也撫養士卒如母親子雖其柔仁不害方直用坤於軍也先聲後實威聞敵國動於九天物莫能亢用震於軍也隱其形勢示之不能始如處女後如脫兔用巽於軍也深溝高壘遠其斥堠敵人不得襲刺客不得近用坎於軍也部曲分辯各有麗著號令明白衆罔疑惑用離於軍也退北佯為不追見利佯為不知持重有待疑如山立用艮於軍也誅其渠魁弔其民人葷食壺漿以迎王師用兌於軍也故知八卦之道大矣有高焉必乘其上有深焉必載其底有旁焉必環其外幽無不貫微無不徹惟所用之何如耳噫作易者既有憂



愚矣讀易者其無憂患乎苟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  
亡治而不忘亂以憂患之心思憂患之故通其變使  
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則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矣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





